

策反者

作者：章武春

来源：晋江论坛

网址：暂无

CP：维亮（姜维x诸葛亮）

完结情况：未完结

篇幅：长篇

发表时间：暂无

初次整理时间：暂无

末次整理时间：2021-01-09

本文档由木又夕整理

仅供个人收藏及共赏好文使用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目录

正文

第一章	2
第二章	21
第三章	41
第四章	64
第五章	79
第六章	100

长评

一	107
二	113
三	117

第一章

章武剑横在诸葛亮颈间，月光拂过锐利的锋刃，又落在那秀挺的颈项上。

“丞相惧死否？”

“人皆有死，何惧哉？”

两人对视，神色都不变。持剑人突然手腕一转，跟着单膝下跪，双手将宝剑呈上：“姜维拜见丞相。”

诸葛亮眉峰一挑：“哪个姜维？”

“今日之前，是大魏天水郡中郎将姜维，”他顿了一顿：“今日之后，但听丞相发落。”

诸葛亮淡淡道：“我若将你下狱，你也愿当阶下囚？”

姜维答道：“维夜闯中军帐，冒犯丞相天威，自知犯下死罪，丞相重罚也是应当。”

诸葛亮好整以暇地坐回座椅，既没有示意他起身，也没有呼喊侍卫的意思。姜维抬头，正好撞上他审视的目光，心里一颤，手中剑哐啷落地。

半晌，诸葛亮才开口道：“虽然两军阵前时间宝贵，我还是愿意听听你的解释。”

听到这话，姜维绷成弓弦的脊背明显放松下来。他换了个近乎跪坐的姿势，眼睛直视着诸葛亮：“丞相可曾见过梁绪、尹赏、梁虔？”

“不曾。”

“但是丞相却见到了姜维。”

诸葛亮弯了弯嘴角，示意他说下去。

姜维见他发笑，不由一呆，但随即恢复镇定，娓娓道：“四月初四，丞相兵出祁山，四月十四，天水归于汉军，四月二十，维及本郡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尽降丞相。今日是五月十二，我们被软禁营中已有二十二日之久，虽酒食足备，却从未见过一位季汉官员，更不用说走出那军帐一步。维若不趁部队调动之时冒险脱出，又偷偷潜入中军大帐，恐怕永难见到丞相。虽天下皆知丞相仁德，维却不能不担心，丞相会否因战况不利而迁怒降人，所以才拼死面见丞相，亲口陈说情由，即使因此获罪，也好过坐而待毙。”

诸葛亮点头道：“倒也合情合理，不过……”他顿了顿，指着地上的章武剑：“这却又是何意？”

姜维直起脊背，眼睛灼灼闪亮：“好让丞相知道，维确是真心归顺。”

诸葛亮又笑了。这一次笑意自嘴角扩散至眉梢，给他整张面孔都罩上了一层融融暖意：“可以孤身潜入中军大帐，于重重守卫中取得亮之首级，却甘愿主动弃剑投降，伯约此举，到底是为了证明归顺的诚意，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具？”

姜维面色微红，衬得那一双眸子更加亮若晨星：“不敢欺瞒丞相。”

诸葛亮起身拾起章武剑，轻轻拭去上面的浮尘，剑锋流水一样

映出他眉目。他将姜维扶起，笑着说：“好骄傲的姜伯约。”

姜维第二次见到诸葛亮，已是三天之后。决战一触即发，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汉军全营。军营行伍之事，他早已司空见惯，因而敏感地觉察出，汉军之风貌，远与魏军不同。

诸葛亮问他，他就如实地说了：“魏军懒散，汉军惕厉，可见丞相治军之严。”

这天诸葛亮穿了一件淡青色暗纹锦袍，外披纯白鹤氅，头发也用白色葛巾束起，整个人看起来飘逸许多，不似一国之相，倒像姜维常在洛阳见到的那些雅致名士。

“也许诸葛亮刻意这样打扮，是为了示他以亲近之意？”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被姜维自己强按了下去，但是在对答时，眼光仍按捺不住地在那锦袍的竹纹上逡巡。蜀锦精细典雅，华丽无匹，穿在诸葛亮身上，更衬得他爽朗清举，如芝兰玉树般耀人眼目。所以诸葛亮问第二个问题时，他始料不及，脱口反问道：“来得如此快？”

诸葛亮点头，并没有详细解释军情，只是简单地说：“张郃非等闲之辈，伯约以为当何以拒之？”

姜维思忖半晌，食指点住案上地图，在“街亭”二字上画了个圈：“若能保住街亭，则我军无险。可遣一大将率军先行，务必赶在张郃之前抢占此城，当道据守，然后大军徐进，趁魏军倦怠之时迎面击之。”

诸葛亮赞许地看了他一眼，笑道：“我也是此意。”

姜维被他这般一望，心中又是一颤，以为他还有其他事情要问，早在脑中飞速将魏军建制、方略、装备加之张郃履历全过了一遍，哪知诸葛亮再未置一语，只是兀自看着地图。他立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尴尬非常。按道理说，如是汉军将领，听到主帅如此话语，此时自当主动请战，但他毕竟只是一介降将，现下更什么身份都没有，纵使有建功之心，哪来的立场开口自荐？

过了好一会儿，姜维觉得自己里衣都快被汗湿透了，诸葛亮才回过神一般对他说：“伯约，如果没其他事，就先下去歇息吧。”

姜维松了一口气，连忙告退，出帐门前鬼使神差地回头一望，哪知又正好撞上诸葛亮投来的视线。那双漂亮的凤眸里什么情绪都没有，目光却沉甸甸得如有形有质一般。姜维只觉双膝一软，冷汗瞬间又覆满全身。即使是在洛阳朝堂，天子殿前，他也从未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压迫之感。他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才勉强维持住表面的镇静，慢慢掀开帐帘，恭敬地退出大帐。

出得帐门，暖软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姜维浑身湿透，狠狠打了一个寒战。

回到自己营帐，还没来得及理清思路，姜维就迎来了他的第一位访客。

有人在帐外大声问：“姜伯约在吗？费祒拜见。”

还没等他回答，一张笑嘻嘻的脸就探了进来。费祒冲他挤挤眼

睛：“从大帐一路跟过来的，伯约走得可真快。”

姜维愣了愣，对费祎这自来熟的做派，着实不知该如何应对，只能规规矩矩地向他一揖到底：“有劳费参军。”

费祎被他这么一噎，收了些嬉笑的神情，正色道：“丞相有言，伯约英姿杰出，日后定为季汉股肱，只是初到汉营，必然诸事不惯，须得有人从旁指点一二。我虽不才，不过朝廷行伍之事，大体都还熟悉，伯约若有疑惑之处，但问不妨。”

姜维心道，果然来了。

他早知以诸葛亮之谨慎，绝难轻信于人，刚才向他将战况和盘托出，恐怕不乏试探之意。现在费祎在此，说好听是协助，实质多半还是为了监视和审问。只是诸葛亮为何选中费祎，他却真有些摸不着头脑。

依他在魏国时了解到的信息，费祎是诸葛亮一手培养起来的嫡系官员，尤其前几年成功出使东吴后，在季汉政界一时风头无两。这次诸葛亮北伐，令蒋琬留府，而带费祎随行，足见对他的看重。派他监视自己，是否有些太过郑重其事？还是诸葛亮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想到此处，再加上诸葛亮刚才那个眼神，姜维方才静下一些的思绪，霎时又乱成了一团麻絮。他想了想，试探性地问：“费参军那里可有家母的消息？”

费祎摆摆手：“叫我文伟就好。伯约放心，丞相已派人去往冀县，嘱咐务必接回令堂。伯约事母至孝，我们亦有耳闻。”

姜维心中一沉，面上却做出如释重负的样子：“那太好了。丞相大恩，维铭感五内。”

费祎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说不定不等大军开拔，伯约就能母子团圆了。所以你现在应该操心的是，先把老夫人送回汉中好呢，还是让她随我们一起去长安。对了，伯约去过长安吗？我早听说长安清醴甘甜，远胜蜀中，丞相到时若能允我们尝尝鲜就好了。你不知道，丞相其实酒量可好了，我就从没见过他醉过……”

听费祎在那里自说自话，姜维当真哭笑不得。他大概明白了诸葛亮的用意：面对这样一个人，你纵使有防备之心，又怎么可能做到滴水不漏？果不其然，不到一个时辰，费祎已经把姜维的家底家学家族渊源都给摸了个门儿清，冠也解了，履也脱了，整个人极其放松地席地而坐，一幅和他相见恨晚倾盖如故的样子。

最后是姜维推说实在疲倦，费祎才搔搔头，意犹未尽地说：“好吧，那伯约先歇息，我也该回去了，我们明日再聊，再聊啊。”

姜维苦笑着送他出帐，合上布帘，长舒了一口气。

他并不知道，费祎走出营帐后没有马上离去，而是伸出手揉了揉有些僵硬的两颊，又望着紧合的布帘沉思了一会儿，这才大步向中军帐的方向走去。

中军帐里，诸葛亮正在埋头撰写公文，见费祎进来，立即屏退侍者，问道：“如何？”

费祎刚才那副嘲啁之色褪得干干净净，像换了个人一般。他谨

慎地等所有侍者退出大帐，又确认帐门合好后，这才从容道：“目前为止毫无破绽。也许这个姜维确是真心投诚。”

诸葛亮道：“如此最好。我们派去冀县的人回来了吗？”

费祎道：“还需三天左右。”

诸葛亮沉吟道：“好，三天足够了。你待会儿先把今日对谈的内容详细写个条陈，抄写一份送回汉中，等冀县的探子回来，再与他们在当地探听的情况一一对照，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记住，此事敏感，勿经他人之手。”

费祎点头称诺，诸葛亮注意到他脸上欲言又止的神色，于是问道：“文伟还有话说？”

费祎挠了挠头，有些迟疑地说：“就是觉得丞相似乎特别紧张这个姜维。”

诸葛亮闻语莞尔，招手让他上前，将案上那张还墨迹未干的麻纸递给转了个方向，示意他自己看。

费祎看了两眼，剑眉倒竖，做出一副吃味的表情：“‘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丞相啊，这诸人是指哪些人，包括我吗？”

诸葛亮似已习惯他这种做派，也不以为意，笑着将麻纸往他手里一塞：“差人将这个送回汉中，去吧。”

费祎接过信，拱手告退，一边嘴里还喃喃着：“公琰还好说，丞相这么夸姜维，君嗣看到后，肯定又要不痛快了。”

诸葛亮摆摆手，笑斥道：“就你话多，快去吧！”

这边姜维和衣躺在榻上，也在脑海中将适才的对话重新检视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犯下错误，这才放松下来，准备入睡。

然而，一旦他阖上双眼，眼前那一片黑暗中，竟慢慢浮现出诸葛亮的身影来：先是影影绰绰的竹纹锦袍，然后是纶巾羽扇，最后才是那张含笑的脸，由朦胧而清晰，一寸寸占据了他的视线。

奇怪的是，面对自己臆想出来的诸葛亮，他竟丝毫不觉得紧张或防备，反而隐隐生出温暖之感。那笑容里有某种尤为明亮的东西，他已许久未在这乱世中见过。

也许是连日来太过疲倦，也许是幻觉的温度，姜维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直到天光大亮，才被骤雨般的马蹄声惊醒。他起来往外一望，只见羽檄交驰，人马擐甲，大惊之下，一把抓住帐外执守的士兵，急问道：“大军要开拔了？”

士兵看见是他，先行了个礼，然后才说：“禀姜将军，大军未动，是马参军的人马要先行出发，丞相和诸位将军在为他送行。”

“马参军？马谡？”

“是。”

姜维又观望了一阵，这才回到帐中。

“马谡……”他默念着这个名字，突然听到门口有人唤道：“姜将军在吗？丞相有请。”

姜维应了一声，心中瞬间转过无数个念头：难道诸葛亮已经发现了什么？他这么快就在冀县查到了线索？不对，假若真的如此，

来的就不会只是一个士兵了。

他定了定神，深吸一口气，走出门去。门口等着一位年轻的士兵，见他出来，迭声道：“将军快点，丞相等着将军用早膳呢。”

“早膳？”姜维讶然。

士兵咧嘴笑了：“是啊，将军好福气！丞相在外行军一向吃的随意，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等人一起用膳呢。”

姜维心里一热，又下意识地伸手正了正冠，快走几步，才突然反应过来，回头看见士兵还站在原地，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敢问小兄弟尊姓高名？”

士兵道：“将军叫我阿成就好。将军快去吧，别饿着了丞相。”

姜维点头，大步流星地赶到中军帐，站在门口平复了一会儿呼吸，又仔细抚平衣褶，才走上前禀告入内。

诸葛亮端坐案后，案上摆了两碟梗米粥，一碟菜菔，一碟肉脯，粥还冒着热气，看起来和寻常人家的早膳没什么区别。他招呼姜维坐下，拿起一双竹箸递给他，笑道：“粥都要凉了，快吃吧。”

他有些迟疑地接过竹箸，对诸葛亮突然的态度转变，内心深处虽觉得欣喜，却又隐隐生出不安之感。

诸葛亮似无所觉，自顾自地吃了起来，看他专注的神情，倒似眼前是什么珍肴美食一般。姜维几天食不甘味，现在确是真饿了，索性也埋头喝起粥来。

不到一刻，案上蔬食就被吃了个干净。诸葛亮早已放下箸，看他抹嘴，不无揶揄地问：“伯约吃饱了？”

望向案上光亮的漆盘，饶是姜维心绪正乱，也不由赧然道：“饱了。多谢丞相。”

诸葛亮看他一眼，扑哧一声笑了，手指虚点他嘴角，柔声道：“这里还沾了一粒米。”

姜维“啊”了一声，盯着他第一次完全舒展开来的笑容，整个人像中邪一样愣在那里，待回过神来，连耳朵根子都烧了起来。好在诸葛亮并没有看他，而是吩咐侍者撤去碗碟，起身将一旁悬挂的关中地图平铺在了案上。

看见熟悉的山川城池，姜维定了定心，目光随着诸葛亮的扇柄，在陇右五郡上打了个转。

诸葛亮收起扇，目视姜维道：“陇右五郡，我军已得三郡。剩下陇西与广魏，伯约可有良策教我？”

姜维避开他的目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伸出手指，又指定“街亭”二字：“只要能阻张颌大军于街亭，以丞相如今势如破竹之势，取陇西、广魏当不费吹灰之力。”

诸葛亮赞许地点头道：“确是如此。不瞒伯约，这次北伐如此轻松便攻克三郡，实在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若能一举拿下陇右，那么长安……”他停了一下，将这两个字在唇齿间含了含，仿佛那是什么馨香的甘醴：“长安便不远了。”

姜维见他神色，心中五味陈杂。许久以来坚守的信念，第一次裂开了一道窄隙。

自他继承亡父功勋进入官场以来，无论是同僚上司，都将刘

备、诸葛亮称为“蜀贼”“顽寇”，耳濡目染之下，他也习惯性地 will 这位敌国丞相目为仇寇，把他苦苦支撑的那个国度当做是心腹之患。刘备大败于夷陵，魏国朝野上下举手称庆，以为蜀寇从此不足虑。唯他因为职责所需，仍时时留意着关陇一带。

“但是，”他不可苦涩地想：“怎么没人告诉过我，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贼寇。”

姜维模糊感觉到，自己竟是不希望这个人失败的。至于他若不败，自己会陷入怎样的处境，他却是连想都不敢去想了。

此后一连几天，大军缓慢向上邽进发，姜维虽然仍是白身，但诸葛亮对他青眼有加，整个汉营都看在眼里。拿费祎的话说，陇右三郡在丞相心中的分量，恐怕还比不上一个姜伯约。他自己倒一点没有恃宠而骄的样子，穿着行事和普通士兵毫无二致，打桩、搬粮一类粗活也不愿假他人之手。

只是到了晚上，诸葛亮常会将他叫到身边，有时是一起纵论战局，有时是为他讲解季汉典制。几日下来，众人都习惯了中军帐灯火长明，耿耿竟夜。姜维一向以为自己心志坚定，虽刀剑难辟，但诸葛亮这盈盈一豆烛火，也不知是点着他心中哪一捆薪柴，竟顺着血脉燃遍四肢百骸，烧得他整个人都昏沉起来。

这一天大军到达西县，在城外安营扎寨后，他如往常一样，被诸葛亮唤去一起用晚膳。诸葛亮吃的少，不一会儿就搁了箸，他也不好意思继续吃下去，于是抚着肚子说：“饱了。”

诸葛亮知道他心思，拿起一块麦饼，掰了一半递给他：“乔儿也是这样，我一停下，他就说饱了。你们年轻，自然该多吃点。”

姜维接过麦饼，好奇地问道：“是丞相的公子吗？”

诸葛亮忽的一笑：“是啊，亮的长子。比伯约小三岁，见识却差多了。回到汉中后，伯约得多教教他。”

姜维嚼着麦饼，有些含混地说：“丞相太谦虚了。不过丞相看起来还很年轻呢，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儿子？”

诸葛亮也不解释，轻轻叹了一口气：“‘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元直去年写信给我，随信附了一首短诗，其中这一句，最是戳人心窝。看到伯约，就更觉得自己老了。”

姜维心中一动，刚想说什么，突然远远听到一阵马蹄骤响。他和诸葛亮对视一眼，面色都凝重起来。随着马蹄声越来越近，诸葛亮从坐坪上半直起身，双手扶着案几，整个人如被拉到极致的弓弦，微微打着颤。

马蹄停在帐外，隔着帐帘，铁甲轰然落地声如一记重锤，隔空砸在诸葛亮的脊背上。一声带着哭腔的呼喊声撕裂了汉营的平静：

“丞相！街亭……街亭失了！”

弓弦断了。诸葛亮慢慢坐回坪上，一动不动，双目中那流转生辉的光芒，一点点暗了下来。

绝望像陇西的朔风，呼啸着刮过每一个角落。中军帐内外，从将军到士兵，都被这一声泣血的呼号定住了身躯，塞住了喉咙，如石翁仲般沉沉陷进脚下的土地。

最后还是诸葛亮打破了这死寂般的沉默。他伸手去摸案上的羽扇，一下没拿稳，羽扇落在地上，他却似乎连弯腰拾起的力气也没有，双手虚虚扣住案沿，声音干涩得像杂了砂石：“子均……你先进来。”

一个浑身血污的将军踉跄着扑进帐来，铁甲残破，武弁半散，肩上还插着一截断箭。他看见诸葛亮，像是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拜倒在案前，伏地痛哭：“丞相，王平有罪！王平负了丞相重托！”

诸葛亮扫了一眼随王平一起冲进帐中的魏延和吴壹，木然问：“幼常呢？”

王平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他：“马参军执意屯兵山上，平苦谏不从，便自领一千人据守列柳城。后曹军来攻，断汲水道，放火烧山，平援救不及，马参军……不知所踪。”

诸葛亮的手握成了拳，还没说话，就听魏延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切齿道：“只会纸上谈兵的蠢材！”

诸葛亮闭上眼，仿佛已经失去了对答的兴致。

六年前，也有人哭倒在他脚下，一句“马侍中不知所踪”，他便再没见过那个碧玉一样温润可亲的男子。那时一起送到他眼前的，也是一场没顶的覆败。他花了六年时间，把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一针一线补掇好，重新扶上征鞍，如今……

他深吸一口气，艰难地说：“派人去找，生要见人，死要……”
他说不下去了，疲倦地挥挥手：“都下去吧。一个时辰后，升帐议定

退兵事宜。”

魏延还要说什么，被吴壹按住了肩膀。除了他，所有人都能看出来，自家丞相已再经不起一丝额外的重负。

众人鱼贯而出，姜维直着脊背跪坐在那里，像被海潮冲刷的卵石，一个决定在心中渐渐成型。诸葛亮看他一眼，想说什么，他忙道：“我把碗碟收好就走。”诸葛亮“恩”了一声，便再没其他的话。

姜维偷眼看他，刚想开口，门外突然传来费祒的声音：“丞相，阳平关急件。”

诸葛亮冲姜维点点头，姜维意会，起身将费祒请了进来。费祒神色惨淡，看到姜维，勉强扯了扯嘴角：“伯约也在。”

姜维道：“丞相他……”

费祒伸手止住他，默默跪在诸葛亮身前，往日簧片一样的舌头生了锈，稍一活动，便是刺骨的疼。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终于还是从袖囊中滑出一片信筒，双手捧过头顶，声音打着颤：“丞相……长公子……”

诸葛亮睁大眼睛，脸色瞬间变得刷白。

费祒第一次在诸葛亮面前落了泪，他伏在诸葛亮脚下，眼泪打湿了面前的黄土：“长公子运粮途中不慎坠落深谷……”

诸葛亮没有哭。他沉默着，忍耐着，吞咽着命运锐利的锋刃。世间一切仿佛都远了，唯有钻心蚀骨的痛，包裹住他轻飘飘的身躯，不停向下坠着，坠着……

“扑通”一声，是姜维也跪了下来。那些燃烧着的话语，已经涌到了喉咙口，只待他稍微松一松牙关……

这时费祎似回过神来一般，伸手抹了把泪，又取出另一份信简，递到姜维手上。他低着头，黯然道：“我们的士兵赶去冀县时，伯约家里已经没人了。案上留了这样一片信简，伯约自己看看吧。”

姜维刮去封泥，分开竹简，映入眼中的首先是鲜红的大魏大将军印，印上署着两个端正的小字：曹真。

寥寥几行工整的隶书，此时像遍体生刺的荆藤一般，紧紧缚住了他的唇舌：

故国尚在，孤母犹存，伯约岂忍弃之？若迷途知返，不远而复，圣朝宽仁，当赦罪责功，待之如旧。君其察之。

费祎见他神色不对，凑过来看了一眼信简，低声道：“伯约不妨考虑一个时辰。大军退回汉中前再做决定。”

姜维惨然一笑，点点头，将竹简塞入怀中，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中军帐。

回到自己帐中，姜维枯坐一刻，终于还是取出小刀，沿着竹简侧面细不可见的缝隙，慢慢剖出了一个十字形的凹槽。他将刀尖伸进去，轻轻一挑，挑出一张薄薄的绢帛。

绢帛上仍是工整的隶书，看起来和竹简上的内容出自一人之手，不过内容简略的多，只有蝇头般的十二个小字：

南郑东

正闻里

悦来肆

南三北

他看了两遍，将绢帛就着烛火点燃，又小心撮起灰烬，混入地上的黄土中踩实。

做完这一切，他深吸一口气，只觉一颗心湿淋淋的，紧紧贴住胸膛上。那些业火灼炎，似乎也和绢帛灰烬一样，被自己生生踩灭，又决然埋进了脚下的黄土。

大军撤出西县时正是黄昏时分。落日像一只血红的独眼，默默注视着这支仿佛失了魂的军队。关中朔风卷了瓦砾尘沙，砸在脸上刀割一样疼，却没有一个人出声抱怨一句。姜维默默策马跟在丞相辎车旁，顾不上回望一眼黄沙后的故乡。

诸葛亮病了。先是止不住的咳嗽，咳得面色蜡一样白，然后一口赤红的鲜血，就那么呕在了面前的地图上。望着那浸了血色的山川河流，中军帐下十几位见惯生死的沙场宿将，也不由看得心惊肉跳，口哑舌结，对退兵的决议再无二话。

眼见诸葛亮病得连辎车都坐不了，费祎专门吩咐辎重营找来一辆宽大的辎车，拿厚绒毯裹住四壁，又在车舆内铺了层层兽皮软垫，以免风沙颠簸会加重诸葛亮的病情。即使如此，诸葛亮半倚在凭几上，仍是不眠不休地处理着撤军的善后事宜。

姜维看在眼里，心下一横，催马靠近车旁，低声道：“丞相，维

有一事相禀。”

诸葛亮的声音隔了几层车壁，愈发显得绵软乏力，“伯约上车说吧。”

辎车内燃着好几个精炭暖炉，温度几乎与盛夏相当。姜维立时就出了一层薄汗，手心里攥的竹简也愈发热得烫手。

诸葛亮整个人都陷在貂裘里，本就身形清瘦，此刻更像只有病骨支棱着，唯有神色还是沉静如常，适才流露出的脆弱之态已然消泯无迹。他手上写着奏表，头也不抬地问姜维：“伯约何事？”

姜维默然无语，只是递上那一片竹简。诸葛亮接过来一看，上面是龙蛇飞动的十六字章草，笔画勾连，纵任奔逸，显然是一气急就而成：

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

诸葛亮将竹简扣在案上，神色复杂地看着他问：“可想好了？”

姜维避开他的目光，垂首道：“孝节相龃龉，自当以节义为先。”

诸葛亮不置可否，另起了一个话头，“伯约可曾婚娶？”

姜维愣了愣，不知他用意何在，于是老实答道：“有过。婚后不到一年，便患恶疾去世了。”

诸葛亮点点头，又问道：“伯约往日在郡上任职，怕是受了不少委屈吧？”

姜维被勾中心事，语气也不由有了起伏，刻薄的词锋脱口而

出：“天水郡自太守马遵以下，尽些些嫉贤妒能的宵小，只会背后摇唇鼓舌，真待遇了事情，又个个避犹不及，丞相提他们作甚。”

诸葛亮写完最后几行字，搁下笔笑了，“蒿草林间，自然难栖鸿鹄。我已禀明圣上，赐伯约仓曹掾之职，此次师出祁山，虽然未能克敌制胜，但所得士民粮械，还是要想法迂回汉中才是。伯约在雍凉素有令名，这些事务，亮就全权委托给伯约了。”

姜维倒头欲拜，被诸葛亮伸手拦住。指尖相触，姜维浑身一凛，愕然抬头：虽烤着炭炉，裹着厚裘，这人的一双手，竟仍凉得跟寒冰一样。看来适才中军帐的咳血，并非仅是急怒攻心之故，而是一向痼疾深重，情绪激荡之下，才会突然发作出来。

姜维想到此处，心中抽痛，手里也不由使上了气力，“丞相保重贵体要紧，这些琐碎之事，还是交给下人办吧。”

诸葛亮不动声色地抽出手，淡淡道：“事关国家，何言琐碎？伯约做过上计掾，可知曹魏户口几何？”

姜维想了片刻，犹豫道：“若以黄初六年计，户数当在五十万上下，人口则不少于三百万。”

诸葛亮等他说完，平静地说：“魏黄初六年，正是季汉建兴三年。”

姜维像被鞭子抽了一下，面生愧色，连声道：“是维失言。”

诸葛亮摇头，“我非是怪你，只是想到建兴三年，季汉亦曾通计过人口。若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共得户十万二千一百四十三，口六十万七千三百二十七，带甲将士十三万二千七百八十一。”

姜维在当中郎以前，做过数年上计掾，后来又被州府辟为从事，平日多与计簿、籍册打交道，自是知道其中利害。因而这个数字往心里一过，仿佛迎面挨了个霹雳，四肢都发起软来。他定了定神，涩声道：“如此强弱悬殊，丞相却还能在关中驰骋自如，引得魏廷惶惶不安，真是……”他顿了顿，竟找不出合适的言辞，只得咬牙道：“丞相放心，维即刻便回西县去。陇右民风悍勇，又广出战马粮食，若能多迁些回汉中，也可稍补所阙。”

诸葛亮见他一点即通，欣慰道：“我在南郑等候伯约佳音。”

相府在南郑城北，普普通通的三进瓦屋，若非门前匾额与四角望楼，看起来和一般大户人家的庄园没什么分别。只有进了门后，那来往不息的书佐传吏，才时刻提醒着来者，这里便是季汉实际的权力中枢。

姜维由相府官吏引着，交割完各种簿册，径直穿过庭院来到正厅。诸葛亮正在与人交谈，见了他，面上带出一缕笑，指着他对身边人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姜维。”

那人转身打量他一番，礼貌地拱了拱手：“在下蒋琬。伯约此来相投，是我季汉之福。”

姜维还了礼，转向诸葛亮，按捺不住心中喜悦，“维幸不负丞相所托，西县士民千余户，如今已到南郑城外。”

诸葛亮羽扇轻摇，微笑颌首，“适才正与公琰说，伯约文武俱佳，此次又立下大功，当上表主上再做封赏。”

姜维还没来得及答话，蒋琬便道：“所以琬才以为丞相不宜自请贬职。此次北伐，虽未一举克复长安，但不战而得三郡，收获人口、马匹、粮草无数，”他看一眼姜维，补充道：“又得了伯约这样的天水俊彦，难道不是可喜可贺之事？”

诸葛亮闻语，笑意尽褪，面色瞬间沉如止水。他闭了闭眼，手指轻揉着眉心，淡淡道：“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如今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公琰以此相贺，亮真是惭愧无地。”说到最后一句，他慢慢睁开眼，神情中竟隐隐带了戚色。

姜维浑身一震，心中如遭重击。他似是第一次看清楚了，一直从骨子里支撑着这个人，疾病无法迁延，覆败无法动摇，就连时势也无法稍加轻撼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坚毅又温柔的信念。他忽又想起那日中军帐里，被他鲜血漫过、微微晕开的祁山和渭水，眼眶竟没由来的一热。

“丞相……”他啜嚅着开口，说完这两个字，却又没了后续。一旁蒋琬长跪而谢，眼中亦是隐有湿意。

倒是诸葛亮不以为意，目光在他们两个人面上一转，莞尔道：“几日之后，便没有丞相了。伯约和公琰都要开始习惯才是。”

第二章

刘备初入蜀中时，曾因天旱而行禁酒令，后来连年丰收，府库

充盈，也就重新开放了私人酿酒。一时间巴蜀之地酒肆风起，就连南郑这样的军事重镇，城中也分布着十余家酒肆。悦来肆正是其中名气颇响的一家。

姜维一身布衣，在正闻里漫不经心地绕了几圈，这才停在悦来肆前。酒肆有些旧了，杏黄的旗子蒙着灰，竹帘半卷，淡淡的酒香飘出来，却是十分清甜甘爽。他一矮身进了门，早有伙计上来招呼道：“这位公子是要沾点什么酒？”

姜维四下打量一圈，不动声色地问：“可有关中白醪？”

伙计为难地搓了搓手，赔笑道：“公子说笑了，如今两国交战，哪里来的关中酒？小店所售都是自家酿的酒，味道可不比关中差，公子尝尝便知。”

姜维好脾气地点点头，“我初来南郑，却不知这些。如此便有劳小哥了。”

伙计应了一声，将他向店里引去，一边走一边寒暄道：“怪道公子面生，口音也不像汉中人，莫非是从北面来？现下两边打的凶，山道可是不好走啊。”

姜维轻轻一叹，“那也没办法，刀口下讨碗饭吃，总比饿死强。待会儿几斗酒下肚，这些事也就忘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嘛。”

他引了一句曹操的诗，伙计自然听不懂，嘴里仍是絮絮念着世道不好，身子却是突然一转，本来正往里走，现在往南拐了几步，径直安顿姜维在角落里的雅座坐下。

姜维坐定，扫了一眼店中格局，见自己坐的果真是南面第三

桌，心中稍安，转眼去看那伙计，见他和老板低语几句，老板却似冒了火，高声训斥道：“又想躲懒？店里那么多活计，你都看不见不成？”

伙计诺诺称是，一溜小跑地到了门口，将半卷的竹帘撑到户顶，又麻利地抖开酒旗，拂去浮灰，换了个迎风的方向挂好。店中酒客不少，见他这么一番举动，皆是觉得有趣，有心直口快地便开了口为他求情，劝老板也莫要太为难伙计。

姜维静静坐在一旁，对这一场小小的闹剧毫不在意，一双眼睛只是盯着盏中清酒。醪光湛碧，明镜一般映出他轮廓分明的面庞。他手指轻轻一转，水波摇漾，本来清晰的眉眼晕散开来，恰似他此时心中思绪，波徊雾萦，晦暗不明，就连自己也看不真切。

他看的入迷，冷不防背后屏风一声轻响，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入耳中：“姜公子，这酒可好喝？”

姜维认出来人声音，心中松了一口气，举起酒盏送到嘴边，借着宽袖遮住唇齿动作，“怎么大将军竟派了你来？”

那人轻声一笑，语气中颇为自傲，“除了我，谁还能在此时翻越秦岭，穿过重重关隘赶来南郑？”

姜维知他于技击之术确实独步关中，心念一转，已经明白了曹真的用意，“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斟酌措辞，“大将军问，你既已侧身蜀营，为何还未听闻诸葛亮的死讯？莫非你被高官厚禄所诱，竟要假戏真做，叛魏投蜀？”

姜维哼了一声，“所以他才拿母亲要挟我？难道他真将我当了帐下死士？我早已对他说过，若无全身而退的打算，绝不会贸然行刺诸葛亮。”他面色一沉，声音也冷了下来：“赵不疑，别忘了你是谁的人。”

那人被他喊出名字，浑身一震，涩声道：“公子救命之恩，提携之情，不疑怎敢相忘？即便公子真的降了蜀国，只要一言相告，我也自当牵马坠蹬，誓死相随。”

姜维沉吟半晌，语气放缓：“不疑，我不瞒你，这些日子我确有降蜀之意。但家慈在他们手中，我不敢轻举妄动。”

赵不疑屈指一弹腰中剑鞘，慨然道：“公子，我本就是你府中死士，你若当真心意已决，我就算拼却一死，也会保老夫人性命无虞。”

姜维却未被他的豪言所动，心中将局势稍加权衡，冷静地分析道：“此去长安路途艰险，大将军府更是宿卫森严，你手中剑锋再利，仓促之间绝难成事。而在此之前，只要曹真稍起疑心，恐怕连你都难逃其咎。”

赵不疑道：“其实大将军此次遣我来南郑，兴师问罪还是其次，原是另有他事委托公子。”

姜维挑眉：“何事？”

“蜀军下一次的出兵路线。”他停了停，见姜维没反应，便接着说道：“若公子果真能探听到此事，再设法告之大将军，则他验证属实后，许会稍却疑心。如此我也好便宜行事，谋定再动，以求一击

得手。”

姜维仰头喝尽盏中酒，将酒盏往桌上重重一顿，唇边逸出一缕苦笑：“只能如此了。”

他结了酒钱，头也不回地走出酒肆，被外面秋日艳阳一照，只觉得一时心乱如麻。他自己十分清楚，刚才向赵不疑解释行刺之事，虽然口中斩钉截铁，理由说得滴水不漏，心里却是忽忽地炸了一下。自中军帐初见诸葛亮后，先有费祎的试探，后来又逢街亭兵败，他在蜀营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恐一步行错，身份暴露，竟一直无暇细想，那夜自己是怎么鬼使神差地弃了剑，转而拜倒在了诸葛亮脚下。

他虽心思电转，瞬间想出那么一番说辞，将诸葛亮瞒了过去，甚至一度骗得自己也信了，内心深处却始终存了疑虑，草籽一般硌着胸口，此刻乍见日光，竟猛地一下破土而出，刺穿了自己心上最柔软的那一层革甲。

他这么恍恍惚惚地回了丞相府，刚刚踏进大门，就觉得今日府中有些不同。

自从诸葛亮回到南郑后，先是因兵败而上表自贬三级，将门楣上的牌匾撤了下来，又正赶上诸葛乔新丧、马谡下狱，祸事一桩接着一桩，梅雨一般将相府上下都淋了个透。虽然每个人都试图打起精神，强颜欢笑，但那笑容都好像起了霉，湿淋淋泛着青灰。眼下那头顶乌云却似稍散了些，浅金色的阳光从云缝中漏出来，颤巍巍

拂过桑树枝头，映得来往官吏的脸上也有了些醺然暖意。

他正自不解，突然看见诸葛亮从内室走出来，笑吟吟地伸手招他过去。他两步走到跟前，刚想施礼，就被诸葛亮托住手肘，变戏法似的从身后转出一束秋菊，轻轻掖进了他的衣襟里。

他愣在原地，茫然地低头看着襟前那一束秋菊，只觉一缕淡淡药香顺着诸葛亮指尖，飘飘荡荡地钻进了自己的胸膛里，一时竟是四肢发软，动弹不得。

诸葛亮见他窘迫，笑得眼睛都弯了，“伯约莫非忘了今天是重阳？”

姜维脑子里空荡荡的，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难怪觉得府中气氛明亮许多，原来是众人身上都佩了花的缘故。自己一味想着心事，竟然完全没有留意。他伸手轻抚襟前菊花，讷讷道：“真是忘了，多谢丞相提醒。”

诸葛亮也没再为难他，叮嘱几句府中事务就转身回了内院。姜维呆呆望着他的背影，心头软得全无着力处。他一向思维缜密，果敢勇决，即使身履危境，刀斧相向，也极少有过惊慌失措的时刻。然而这一次，他是真的失了方寸，先是茫然，后是恐惧，手足被那似有还无的药香缚着，整个人竟微微颤抖了起来。

情之一字上，姜维实在经历太少。

他出身清贵，又是家中独子，富贵娇宠来得毫不费力，本不免染了些轻浮惫懒的世家子弟气，父亲死后，家道中落，冷遇白眼不知受了多少，少年心性反而翠竹般从那折辱中寸寸拔出节来。此后

凡是时人嘉许之事，他便拼了命去做，读经习武昼夜不息，拜师纳士也不落人后，

心思只在出人头地一事之上。对于男女之情，他虽不至全然懵懂，却实在是无暇顾及。

十七岁时，母亲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他甚至没问一句女方年岁样貌，就规规矩矩行了六礼，将未曾谋面的妻子迎入家门。一年之后，妻子病逝，他虽为之悲切许久，现在回想起来，心上竟只剩了一个温婉的影子，轮廓模糊，淡而又淡。

后来他被擢升为上计掾，第一年赴洛阳上计，在元日朝会上结识了曹真。曹真赏识他才识胆略，有意揽于麾下，许以九卿之位，令他在陇西为自己暗为策应，时刻留意蜀中动态。他心知此事凶险，更是淡了续弦的打算。如此一晃数年，他只身孤影，明为州郡属官，实则隶属大将军府中密闻曹，平日与其他天水官吏无异，到了岁末各郡上计之时，便利用曹真在洛阳的疏通掩护，改姓更名地履行着自己的高级细作之职。这样数年如一日刀尖上走过来，他早已练就了一副冰冷心肠，于人于事，动情既少，忘怀之时更是罕有。偏偏遇了诸葛亮后，心房居然一溃再溃。初时他尚且能说服自己，无论出自天下大义，还是考虑个人仕途，留在蜀汉都是上佳之选。然而重阳之后，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瞬间成了镜中虚像。他此时揽镜自望，满眼所见，只有自己惊慌失措的脸庞。

他几乎不敢见诸葛亮，更不愿去想曹真的指令，然而自己心里也清楚，如今的境况，躲是万万躲不掉的。果不其然，这日他正在

屋里读书，门外突然传来一身轻咳，然后是两声短短的叩门声。叩完门，来人却沉默了，似是笃定姜维正在屋中，也不觉得有必要自报身份。

一时间屋内屋外皆是静静的，那静却搅得姜维心中一霎纷乱。他强作镇定地起身开门，还没拉开木门，口里便先唤了一声，“丞相。”

门外果然是诸葛亮。他有些玩味地盯了姜维一眼，凤目中神色似笑非笑，“伯约怎知是我？”

姜维一怔。其实听到那声咳嗽，他便知道来人是谁，但是这般理由又怎好对诸葛亮明言？好在诸葛亮并没有追问的意思，话锋一转，又道：“伯约可愿去一趟成都？”

这一问虽然来的突兀，却并未出乎姜维意料。他早知诸葛亮有意让他觐见刘禅，其中不乏为他进一步擢升铺路的意思，于是恭谨地拱手道，“丞相有令，维自当从命。”

诸葛亮又咳了几声，羽扇掩住嘴，只一双眼睛弯弯的看着姜维：“这次我和伯约一道去。”

“真的？”姜维惊喜地反问，话出口才知不妥，脸上顿时烧了起来。他怕诸葛亮误解，赶紧解释道：“维久慕成都天府之名，若能得丞相同行，沿途指点风物人情，实乃毕生之幸。”

诸葛亮见他面上神色，不由起了调笑之心，于是故意沉了沉面孔，“亮回成都是为了向主上请罪，恐怕没有伯约这般好兴致。”

姜维愕然，正想躬身请罪，抬眼看见诸葛亮唇边笑意，才知他

是戏弄自己。他从来没见过诸葛亮对谁开过玩笑，心中一时只觉甜蜜无比，嘴上却道：“是维失言，丞相恕罪。”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笑了出来。此时已是深秋，窗外霜风萧瑟，物华渐老，惟有这小小斗室之中，一时有如三月春风初至，一点温柔经久不散。

诸葛亮这次回驾成都，有意轻车简从以示谦恭，导从卤簿不过百人，自己也仅乘了一辆双辕轺车。姜维骑马，近卫一样不离他左右，他果然也信守承诺，理政间隙时常抽出空来，随口为姜维讲解沿途逸事掌故。他口才极好，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将一个故事讲的曲折有致，跌宕生姿。

这一日到了剑门关，只见上有万丈高天，下有阗水汹涌，天地之间，梁山双崖对峙，一线中通，而那飞梁阁道，竟然就牢牢钉在了悬崖绝壁之上。姜维第一次亲睹蜀道之险，不由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诸葛亮在传舍换了马，此时和姜维一前一后，走几步便要回头为他指点栈道各处形制，偶尔还会穿插几则古蜀旧闻，分析几句四周地势。

姜维听得入迷，待到反应过来时，剑门一带地图已经恍若眼前，这才知道诸葛亮虽然语气轻松，实际仍是为在他讲解军势，不由打趣道：“维当年拜的夫子若有丞相一半风趣，此刻怕是已经位列五经博士了吧。”

诸葛亮莞尔，含笑横他一眼：“自己惫懒，却要怨夫子……”话

还没说完，突然见到姜维脸上神色一变，身侧佩剑锵然出鞘。他顺着他的目光扭头一看，只来得及瞥见山崖上一个淡黄色的影子，突然马鞍一沉，一个温热的身体紧贴上后背，却是姜维一跃而至，一手从他手中夺过缰绳，一手横剑在他胸前，霎时只闻一阵金石相击声，姜维脱口道：“好毒的出手！”

剑门栈道悬空建在绝壁之畔，上不接顶，下不履河，起初便是考虑到木道狭窄，仅容单人独马而行，一旦遭遇突袭，前后救援不及，立时就有倾覆之灾。然而此等设计防的了虎狼之师，却不防世上有此等悍勇之士，竟可藏身于无依无凭的悬崖之上！来人此刻眼见暗算不成，忽如大鹏般合身扑下，掌中剑光沛然一亮，闪电般直向诸葛亮射去！

前后护卫反应飞快，已经向上举起弩机，但却怎及刺客下落之快！转瞬之间，那剑锋离诸葛亮已不过三尺，姜维浑身汗如浆出，突然将手中剑抛了出去，双手猛拽马缰，膝盖狠狠夹住马腹，腰背全力一扭，竟然在宽不足丈的栈道上逼得□□坐骑转了个身，用自己空门全开的肩背挡住了那一剑！这一招险到极点，幸而诸葛亮坐骑神骏，虽然双蹄腾空之际，将一旁木栏踢得粉碎，但随即便稳稳立住了身形。姜维只觉左肩倏地一凉，随即火舌舔过般痛得一跳，悬着的心却终于落了下来。

他怕那刺客有再击之力，肩胛骨一收，将剑尖死死夹住，同时大喝道：“放箭！”诸葛亮随身护卫俱是汉军精锐，无须他吩咐，□□已然对准刺客，只是唯恐误伤他们二人，故而发箭极其小心，多

数叫那刺客闪了过去。他也当真果断，情知再战无益，毫不犹豫地弃了剑，突然向后一翻，崖壁上几个起落，那淡黄色的衫子一闪，转眼已经没了踪迹。

他来的忽然，退的也快，这么一下免起鹞落，留下一众汉军阵脚大乱，栈道之上时有如鼎沸。姜维见他遁去，全身肌肉放松下来，只觉眼前一片模糊，自己衣衫尽湿，却不知是血还是汗，朦胧间看到诸葛亮翻身下马，语气镇定如常地喊了几句，止住慌乱，这才绕到自己面前，低声问：“可能坚持到下一处关隘？”

姜维此时连喉咙里都尽是血水，只能点头示意可以，目光却忧虑地直向诸葛亮眼中望去。诸葛亮似是知他所想，伸手为他拭去额前汗珠，勉强地笑了一笑，“放心，我没事。”

到了下一个传舍，诸葛亮立刻请来军医为姜维拔剑治伤，自己则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好在那一剑虽利，剑锋却没有淬毒，也没有伤及经脉。军医做过简单包扎之后，姜维呕出几口鲜血，顿时觉得胸肺一爽，目光转向诸葛亮，第一句话便是：“丞相，那刺客恐怕会再来！”

诸葛亮见他无碍，顿时松了一口气，这才惊觉自己也是汗透重衣。他伸手按住姜维的右肩，不让他从榻上起身，“伯约好好养伤，我自会增加护卫。”

姜维顺从地躺了回去，口中却仍然坚持道：“那人身手极好，恐非一般护卫能敌，丞相若不嫌弃，维愿随侍左右，力保丞相无虞。”

这么一点小伤，谅还阻不了我。”

诸葛亮沉吟片刻，见他神情恳切，又询过医官，确认他肩伤无碍后，终于点头应允。

随后几日，姜维与诸葛亮出则同车，入则同室，影子一般寸步不离。晚上诸葛亮就寝时，姜维便在榻下铺一张茵毯，席地而睡。诸葛亮经过此役，待他较以往更为亲厚，常常与他纵论朝政军情，自昼达旦，犹觉兴致未已。

这日他们赶路赶得急，到达传舍时已近二更。诸葛亮写完几封书信，经不住姜维催促，匆匆洗漱就寝。姜维自己平躺毯上，却是目光炯炯，了无睡意。窗外云色墨沉，一星如月，他透过窗棂看了多时，直到木柝敲了三更，在心里苦苦一叹，终于还是和衣而起。

他轻轻瞥了一眼诸葛亮的睡颜，心头一烫，立刻逃也似的收回目光，踮着脚尖走到堂中，拾起了诸葛亮放在案上的那几片信简。信简俱已盖好检函，却还未及扎绳封泥，姜维粗略一扫，挑出一片署着“吴大将军左都护兄瑾”的竹简。借着微弱星光，只见上面写道：“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重，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逡候往来，要道通入。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

姜维心念一转，忆起一月前吴魏石亭之战，立刻明白了诸葛亮的意图。他又看了一遍，这才将信简放回原处，眼角一扫，却见案侧散乱的简牍之后寒芒一闪，竟是从他左肩拔出的那支利剑。姜维浑身一紧，拿起剑仔细观察了一遍，确认剑上并无任何记号，只是

一把再普通不过、任何一个市肆都可购得的铁剑，这才舒了口气——赵不疑总算谨慎了一回，不枉他白受这一剑穿肩之苦。

他庆幸过后，胸口随即便是一闷，只觉顿时烦恶非常：这样昼夜分明却又昼夜不宁的日子，不知何时才能是个尽头？

整整一夜，他静静听着诸葛亮均匀的呼吸声，始终未曾入眠。窗外星沉月隐，晨光初熹，由淡粉而橙红，由橙红而金赤，最终光芒层涌，洗净了树梢檐角最后一缕夜的沉余。

姜维伸手抚住自己左肩伤口，忽地狠心一按。那疼痛却是干净的，也如朝阳一般带着暖意，慢慢卷过他四肢百骸。他几乎是愉悦地舒了一口气，慢慢阖上双眼，等待着新一个白昼的来临。

如此数日昼夜更替，他们一行人终于到了成都。

成都有东西二城，中以锦江为界，锦江以西为大城，官城衙署尽聚于此，锦江以东为少城，城中市肆林立，亦多平民居所。为连接这东西二城，锦江之上桥梁众多，而万里桥无疑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一座。按说万里桥既非最长最宽，设计也实在算不上精巧，如今享誉之胜，多半和一个人脱不了关系。

此刻这人便站在桥上，葛衣素巾，正向身旁同样布衣打扮的年轻人说道：“伯约可知这锦江之名何来？”

姜维注视着阳光照耀下银线一般的江水，又望了望诸葛亮映着水光的双眸，只觉胸中脏腑也被江水洗过一般，说不出的清亮舒爽。他虽知道锦江缘来，却不愿开口打破此刻宁静，于是轻轻摇了摇头，一双眼睛只在诸葛亮眉目之间流连不去。

诸葛亮被他看的有些不自在，微微垂下眼，也去看那桥下江流，“若无锦江，天下便没有蜀锦。说来也怪，蜀锦缫丝之术、织造之法，其实都无甚特异之处，偏偏被这锦江之水一濯，色泽立即就亮了起来，好像真被阳光染过一般。蜀锦行销海内，多少能工巧匠有意效仿，却始终学不来这一点好处。如今国家军资民财，多半都要仰赖蜀锦……”他讲到此处，却突然停了口，有些自嘲地摇头一笑：“说了今日不谈国事，只陪伯约熟悉城中风物，你看我……”

姜维又摇了摇头，这次却是不知该说些什么。

诸葛亮甫到成都，第一件事既不是回府，也不是进宫，而是去了天牢探望马谡。马谡战败后弃军而逃，匿于长史向朗家中，诸葛亮下令缉拿，他受不住压力，最终还是自己投了案。他披发跣足拜倒在相府门前那天，几乎所有人都落了泪。诸葛亮扶起他，深深将他看了几眼，眼眶中也含了泪，出口的话却冷得像铁，一字不涉私情，更无宽宥之意，只吩咐左右将他押解回国，等待陛下发落。

然而他千里疾行到了成都后，却不顾风尘仆面，不惧众人议论，换过一身布衣，径直便去了关押马谡的天牢。姜维这一路已经惯于时刻随他左右，于是也换了微服同往。一个时辰后诸葛亮从里面出来，仿佛生了一场重病，面孔青白，步伐虚浮，眼睛茫然地将他望着。他心中剧痛，一把扶住他瘦削的背脊，急得冷汗簌簌而落，最终却只没头没脑地挤出一句：“丞相可否陪我游一游成都？”

哪想诸葛亮竟然同意了。他们未乘车舆，没带侍卫，像两个普通儒生一般曳曳而行，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万里桥。这日阳光极

好，秋空澄澈，城中霜菊丛开，将里坊街衢染得一片明媚，却正是登高赏花的绝佳时候。姜维索性厚颜求他，今日便做一天布衣，不谈朝政军务，不提曹魏东吴，只放了怀抱全心游玩。

诸葛亮点头应允，哪知没说两句，就又绕回了锦务之上。姜维看他一眼，不由苦笑。他早已发现，每当他讲到这个国家，讲到它的山川河流、物资出产时，连眼神都会温柔下来，仿佛他真的在说某种活生生的、长在他骨髓里的东西，仿佛任何加诸这个国家之上的伤害，都能从他的身躯里流出汨汨鲜血……如果他知道了自己的背叛……

姜维极力摆脱了这个想法，挤出一丝笑容，便想转开话题，“丞相不想知道维对这天府之土第一印象如何吗？”

诸葛亮果然转过头，颇有兴致地问：“如何？”

他神秘一笑，摇头道：“不如洛阳多矣。”

诸葛亮讶然，立刻反问道：“何处不如？”

姜维笑意更深，“城郭宫苑，街衢里巷，酒肆市集，风物景观，皆不如也。”

诸葛亮闻语也不由失笑，“我平生从未去过洛阳，却不知那里是这般锦绣之地。如此伯约岂非大失所望？”

姜维不答，一双手背在身后，装腔作势地绕着诸葛亮踱了几圈，眼睛上下打量着他，半晌才悠悠道：“不然，人言未曾欺我。只是这天府二字，非关天地灵秀，实是天人居所之谓也。”

饶是诸葛亮正自伤怀，听到他这般露骨的奉承，也绷不住笑了

出来，羽扇往他胸前一点，半开玩笑地作色道：“我原以为伯约是端方君子，不想也会作此阿谀之辞。看来我明日递给陛下的奏折却该改改了。”

姜维见他笑的开怀，自己也跟着笑起来，嘴上却道：“是吗？丞相要升我的职？”

诸葛亮羽扇轻摇，莞尔道：“本来是要奏请主上，擢升伯约为奉义将军，现在看来，伯约如此口才，去教中虎步兵倒是委屈了，怎么着也当得上一个奏议大夫之职了。”

姜维惊喜道：“中虎步兵？那可是精锐中的精锐！”说完才反应过来，眼见装不下去了，只好尴尬地咳嗽几声，求助般地看看诸葛亮。

诸葛亮知道他是着意开解自己，又觉好笑，又觉感动，伸出羽扇轻轻拂过他的头顶，含笑道：“放心吧，谏议大夫先给你留着。”

姜维条件反射般地伸手去摸头，正好被扇稍擦过指尖，顿时觉得一阵酥麻，那日幽幽钻进自己胸中的一缕药香，似乎又在这醺然暖阳下慢慢弥散了开来。

姜维在成都一共呆了十天。

十天内，他封侯拜将，诸葛亮官贬三级，马谡身死狱中。

在离开成都前的最后一日，他见到了刘禅。穿过宣化门，走过御道，登上议殿，丹墀之上，端坐着一个好年轻的皇帝。皇帝的面孔隐在梁柱交错的阴影中，姜维看不到他的表情，只听到冕旒轻触而响，大概是他也想掀开那障目之物，好将自己看个清楚。

比起曹睿，刘禅态度亲切得像个富家子，只是言谈之间两句不离“相父说”，好似自己的意见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脚注，那人所言才是至高无上的纶音圣律。

过了一会儿，姜维就被御座之旁侍立的另一人吸引住了目光。那人既不是禁中内侍，身上也未穿着官服，一件平白无奇的棉布长衫上，乱七八糟缀满了金玉挂饰，虽然同样站在阴影之中，全身上下却似夜明珠般淡淡泛着荧光。整场朝见过程中，他始终未着一语，安静得像这空旷明堂之上一件滑稽的摆设。姜维心里却隐隐觉得，这个人是冲着自已而来。

果然不出他所料，朝见结束之后，未待他走到角门，胳膊就被一人一把拽住。他回过头去，面前正是那满身金玉的青年。

青年眯着眼睛将他打量一番，突然后退了一小步，口中喃喃道：“有趣，有趣。”

姜维被他看得莫名其妙，心中不快，却又不好表现出来，于是冷冷地一揖道：“阁下有事么？”

青年摸了摸鼻子，似乎听到了什么可乐之事，居然放声大笑起来，直笑得全身环佩都叮当作响。他这么一笑，姜维才发现，面前之人看似不过弱冠之年，眼角眉间却已经生出了道道深纹，衬得那双止水清瞳说不出的诡异。他一身打扮也是如此：白色布袍洗得泛了黄，又似浆过多次，襟领袖缘都硬挺挺的支棱着；然而看那腰侧玉环、带钩，冠上雕翎、金饰，偏又件件华丽至极，绝非俗物凡品。

姜维自入曹真麾下，识人之术已经练得炉火纯青，往往通过外貌言谈，就能将一个人的身份来意猜中大概。可是眼前这处处透着诡谲的青年，却着实让他两眼如盲，第一次生出了迷蒙之感。

对他这番审视，青年似乎毫无所觉，一双眼睛仍然将他上下扫着，脸上笑意始终不减，仿佛嘴角被谁钩住一般。姜维见他目光飘忽，似乎正看着自己，似乎又望向他身后某处，脑中突然灵光一闪，讶然问道：“你是望气者？”

青年伸出手指在他面前晃晃，摇头道：“我叫赵直，”说完诡秘一笑，“是个占梦的人。”

姜维不解地重复道：“占梦？”

赵直夸张地长叹一声，肩膀陡然一塌，“可你偏偏是个不做梦的，这不是存心砸我饭碗吗？”半晌又道：“好在这般无趣的人不多，除你之外，我统共也就见过一个。”

姜维从来不信怪力乱神之事，也未曾觉得自己一向无梦是什么奇事。但是心中好奇，便顺着他的话问道：“是谁？”

赵直气急败坏地反问：“还能有谁？”看到姜维脸上一片茫然，他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这一次神情之中却似真的有些无奈，“当然是诸葛亮。”

姜维自归季汉以来，还是首次听到有人直呼诸葛亮的名字，不由便是一愣，只听赵直又道：“我为他人占梦，一次要收百钱，若是诸葛亮肯做个梦让我看，我倒给他百金都成。”他瞥了一眼姜维，忽然一甩袖子，就那么浑身叮当乱响地扬长而去。

姜维怔怔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隐隐听到他仍在自语道“有趣，这两个人竟遇上了”。

姜维懵懵懂懂地出了禁宫，回到丞相府，首先听到的便是马谡的死讯。他心中一凉，立即就想去看诸葛亮情形如何，到了门前，却见门扉紧扣。费祎独自站在门外，回头看见姜维，惨淡一笑，轻声道：“丞相说了，谁也不见。”

姜维缓步向前，侧耳静静听了一会儿：里面声息全无，就连平日一刻不断的竹简翻动声也了然无踪。若非费祎在此，他定会以为房内无人。他伸手抵住门，刚想说什么，费祎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将他拉到一旁，压低嗓子问：“你做什么？”

姜维有些心神不宁，出口的话便带了火气，“我见丞相，你为何拦我？”

费祎面色一沉，语气也跟着冷了下来，“你以为丞相说‘谁也不见’，其中并不包括你姜伯约吗？”

费祎在季汉是出了名的脾气圆融，平日见谁都是一副笑脸，像这样出语刻薄还是少有之事。姜维被他一呛，这才察觉到自己的失态。他勉强冷静下来，在原地踱了几步，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文伟知道赵直吗？”

费祎“咦”了一声，顿时抛下刚才的龌龊，凑上来瞪大眼睛瞧着姜维的面孔，似乎赵直在上面留下了什么符篆。他看了半晌，见姜维快要动怒，这才快快道：“别理那小子，说什么测字梅易，其实

净是故弄玄虚。”

姜维捕捉到他话语中的暗示，奇道：“他也给你占过梦？”

费祎嘿然一笑，挥了挥袖子，似乎不愿再谈此事。姜维心中愈发好奇，于是又道：“他说丞相从不做梦。”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刻意略去了赵直的前一句话。

费祎不屑道：“你听他胡吹。他还说过丞相的心是一面镜子，自己根本看不透呢。”他说完这话，自己突然一怔，有些犹疑地补充道：“不过仔细想想，他说的也不无道理……丞相曾经自言，‘我心如秤，不为人做轻重’，比起那漠然无识的杆秤，倒是赵直的比喻更恰当点。”他看了一眼姜维，语气陡然飘忽起来，“镜子么，每个人往前一站，都能照出自己的模样，可是这些照过镜子的人，从此也就在镜子上留下了影儿。表面上看，明镜无澜，水波不兴，但那底下的暗涌，又有谁能瞧得着呢？”

姜维心中一凛，只觉今日怎么每个人的话都大有深意？费祎这番议论，究竟是为马谡之死有感而发，还是故意说来敲打自己？他正自惴惴，面前木门吱呀一声，突然被人从里面推开。

诸葛亮从一室暗影中走了出来，面色镇静如常，似乎方才只是小憩了一番。冉冉暮色勾勒出他颀长的身姿，姜维一时只觉光华夺目，心中有些恍惚地想着：难道赵直说对了，丞相真是一面镜子……

诸葛亮看到他们两个，淡淡一笑，“正好你们都在，回去准备一下，我们明日回南郑。”

第三章

这一年关中的冬来得尤其早。不到岁末，北风已至，百草摧折，一片苍茫之中，巍峨耸立的陈仓城仿若琼宇玉殿，俯瞰着脚下被冰雪覆盖的莽莽原野。

城外雪地上，一队黑甲士兵正在细细铺洒铁蒺藜，深厚积雪是暗器的天然遮蔽，手掌大小的铁蒺藜往雪中浅浅一埋，便是近在咫尺也难以看出端倪。一个年轻的士兵埋好手中最后一颗，突然直起身子，抹了把额角汗珠结成的冰粒，苦着脸抱怨道：“郝将军这一拍脑袋，可是要磨死咱们。”

他身旁一个年纪稍长的同袍闻语稍抬起头，伸手在他背上一拍，低声道：“小心说话，郝将军的脾气你难道不知？”

郝昭律军严苛，为人冷峻，麾下士兵都惧他威势，那年轻士兵缩缩脑袋，果然压低了声音，出口话语却仍是带着怨气：“老伍，你倒说说看，咱们这又是铺蒺藜，又是牵绊锁的，到底是为了防谁？听秦三说，他们军作部这两月也是不得闲，郝将军下令，竟是要在城墙内再筑一道土墙来。”

他话音刚落，天际便隆隆滚过一阵闷雷，那个被唤作老伍的士兵抬头望了一眼天上，也不由叹气附和道：“可不是么，蜀贼若真的攻来，咱们这一座孤城又能顶得了几天？”

他这一叹，身边几个士兵也都停下手中活计，跟着去望那压顶重云。只见惨白日光渐收，一缕墨色沿着远处山脊向陈仓城弥漫而

来，天地之间只闻朔风呼啸，雷声肃杀。

老伍心底一阵阵地发闷，想讲几句市肆中听来的玩笑缓解气氛，刚开了个头道：“听说那蜀国丞相……”眼睛不经意间往远处一瞥，顿时便像被谁定住了身躯，双目圆瞪，喉头滚动，手中铁蒺藜扑扑而落，半晌才哑着嗓子大吼了一句：

“那那那不是雷声——”

诸葛亮勒住马缰，一挥羽扇，令旗层层翻动，身后大军随令而止。他望了一眼前方奔逃回城的小队魏军，转身对魏延道：“看来对方已有准备。”

魏延将长刀往地上一顿，傲然道：“那又如何？请丞相准我出战。”

诸葛亮摇头，“还不是时候，先让靳祥去劝降郝昭。”

不一会儿，后军中转出一个白面校尉，对诸葛亮行了一礼，径直策马行至城下，对城头高声喊道：“请代禀郝伯道，故人靳祥求见，有心腹之言相告。”

姜维凝目望去，只见城头大纛后闪出一人，玄盔玄甲，按剑而答道：“卿所欲言，我已尽知，无为再费口舌，就此请回。”

靳祥静了一静，语气愈加恳切：“伯道据此孤城一座，麾下士兵不过数千，岂能阻我五万大军？不若顺天应时，弃暗投明，我主仁慈，必有重赐。”

郝昭面沉如水，扬声道：“依卿所言，我若归降，料想当有封侯

之赐？”不待靳祥回答，他忽冷冷一笑，语带讥刺，“诸葛公莫非以为人人都是姜伯约？”

他声音不高，但字字凜冽，敲在汉军阵中，人人面色皆是一变。有人便伸长了脖子去看姜维，目光含钩带刺，似在揣测他将如何发作。姜维早知自己以降将之身，数月之间拜将封侯，必然会招来众人之嫉，却未曾料到两军阵前，郝昭竟会出此诛心之语。身边同袍投来的目光有如箭雨，他不动声色地一一领受，反倒微微一挺脊背，扬起脸盯住郝昭——世人的敌意和冷眼，他早已学会如何应对。

城下靳祥也被问得措手不及，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却见诸葛亮轻磕马腹，单骑行出军阵，也昂首向郝昭一笑，“若贵国果真人人皆如伯约，孤当食不安寝矣。”

他这话说的傲岸无比，回护之意毫不掩饰，话音一落，不仅汉营微微骚动，陈仓城头的魏军也一阵鼓噪，人人都想挤到前排去，看一眼名动天下的季汉丞相。只有郝昭神色不改，挥手下令放箭。好在诸葛亮离城甚远，郝昭也并非真的有意伤人，一轮攒射过后，他催马退回阵中，向身边亲兵道：“取鼓槌来。”

姜维愕然望向他，还来不及说什么，只见他接过鼓槌，将衣摆往腰间一掩，快步登上輿旁鼓架，静静扫了一眼身后连绵铁甲，突然猛力擂起鼓来！一通鼓毕，冲车、井阑分阵而出；二通鼓毕，前锋营数千人推进十步，铁盾支地，引弓搭箭；三通鼓毕，汉军万箭齐发，冲车撞向城门，陈仓百年古城，一时竟似崩塌在即。

天地倒悬般的惊人声势中，只有姜维宛若身处暴风之眼，对兵书演练式的攻坚战不付一顾，一双眼睛须臾不离鼓架上的诸葛亮。

不知何时下起了雪，落雪随风而起，沾上诸葛亮眉间鬓角，他仰头轻甩，那白色霜粒便簌簌而落，被冷冽日光一照，仿若碎金迎风飘舞。姜维归汉半载，见过许多情境下的诸葛亮，知他或沉静从容，或端谨严整，或温煦可亲，都是芝兰翠竹般的儒士风度，似今天这般勇猛而刚毅、慷慨而威壮的统帅之姿，他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心中一时有如冰炭摧折，肩上的剑伤忽又猛烈地痛了起来。

随后十日的陈仓，于汉军似乎成了演练校场，百尺井阑、云梯绞车、临冲石炮，各色攻城器械轮番上阵。

然而郝昭似乎早有准备，丝毫不为疾风暴雨般的攻势所动。汉军士兵刚刚架好云梯，他便取出成捆浸过硝油的箭矢，点燃后自上而下逆射梯尾；汉军又推出双层冲车，车顶加盖尺厚木盾，就有魏兵用粗绳系住石磨，从城头猛掷而下，梭镖一般直砸车头圆木；至于诸葛亮亲自设计的百尺井阑，虽有登天摩云之誉，无奈郝昭早已在城头堆满丈余大盾，并令□□手藏身盾后，专射车顶毫无遮蔽的汉军。

到了第十一日，魏延终于按捺不住，携剑直闯入中军帐中，高声向诸葛亮嚷道：“丞相，我军中必有魏国细作！”他身上铁甲还带着冰霜，头盔下面皮却涨得通红，一双豹眼毫不掩饰地睨向侍立一旁的姜维。

诸葛亮静静看着他，手中羽扇轻摆，屏退了帐中侍卫。姜维正了正坐姿，面上殊无怒色，只听诸葛亮道：“文长此言须有凭据。”

魏延冷哼，“人所共睹，何须凭据？”见诸葛亮仍不置一词，他怒气贲张，声音陡然拔高，“我军攻打魏国城池已非首次，但谁曾见过一丈多宽的木盾？又有哪座城里能找出成千上万扇面盆大小的石磨？陈仓城里一共才多少户人家？郝昭分明早知我军来攻，事先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不是细作泄密，敢问丞相又是何故？”

他节节逼问，诸葛亮只是摇扇不语，等他一气说完，才温和地目视姜维道：“伯约以为呢？”

姜维坦然对上他的视线，神情平静，“维以为魏将军所言不无道理。”魏延抚须冷笑，面上大有得色，却听姜维话锋一转，“但是却非唯一可能。”他不等魏延反应，又将问题抛回给诸葛亮：“汉中至关□□有四途，想来丞相定然知晓？”

诸葛亮颌首，扇柄拂过案上地图，“陈仓、褒斜、傥骆、子午，据我所知，惟此四条通道。”

姜维与诸葛亮四目一对，已知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他将地图转向魏延，语气舒缓，意态之中却是极为自信，“我知魏将军曾有意出子午而下长安，此计虽妙，却过于行险。”魏延刚想出口反驳，又着实好奇他接下来的说辞，于是重重“哼”了一声，听他继续说道：“至于褒斜一道，前次子龙将军退兵时，为防曹真追击，沿途烧毁赤崖栈道，仓促之间修复不易。”

魏延并非愚钝之人，听他说到这里，也已经大概了然，便有些

不耐烦地接话道：“而傥骆道山路曲折，大军难以通行，你是想说这个吧？”姜维从容点头，魏延却只做不见，依然话中带刺，“就算我们只能走陈仓至关中，魏军又是从哪里知道丞相必出关中而弃陇右？我军若再出祁山呢？”

姜维静默片刻，转头去看诸葛亮，见他神色淡然，似乎对魏延的暗示毫无所觉，心中暗暗一惊，语气却仍是平平，“我军新败于街亭，再出祁山于理不合。更何况魏军东线受制，关中空虚，《管子》有言，‘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我军岂会弃瑕而攻坚？曹真、郝昭皆世之宿将，料想不会不明此中厉害。”

他这番话说来条理明顺，乍看无懈可击，实则不动声色地绕开了关节之处。他心里十分清楚，一旦魏延刨根问底，追究起陈仓守军固城备战所需时间，自己只能无言以对。不管怎么说，若无自己那封万里传书，纵使曹真再有远见，于情于理也绝难猜到诸葛亮街亭大败之后，竟会数月之间再起兵戈。而只要对城池守备稍有了解之人，都能一眼看出陈仓如今的固若金汤绝非仓促之功。

好在魏延思索片刻，并未就此深究，转而恼怒地向诸葛亮要求为前锋营增兵五千，自己亲自率领士卒攻城。诸葛亮合上地图，长身而起，看了魏延一眼，却是摇头不许。

这下不单魏延，连姜维亦是一愣，只见诸葛亮慢慢踱至帐门，负手向外望去。帐中一时极静，远处攻伐之声隐隐入耳，诸葛亮默默听了一会儿，脸上渐起悲悯之色。魏延不明所以，正要继续开口请战，却听诸葛亮道：“明日我当亲往阵前督战。”

姜维出得帐来，方觉背心凉透。适才诸葛亮说要督战，连魏延都罕见地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相劝，自己却始终沉默。并非不想出言阻止，只是突如其来的不祥之感如森森鸦翅掠过心头，他一时竟然汗如浆出，唯恐慌乱之下言语有失，于是只能垂首不语。

他隐隐觉察到了压力，然而并不清楚那压力的源头是在何处——身边人事一切如常，魏延的发难虽然尖锐，却也一直在他意料之中，至于诸葛亮……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过，索性将一切向他和盘托出，就算死在他的章武剑下，也好过这般日夜忍受炙烤之苦。他还记得那日他轻抚章武剑锋，温柔仿佛指下是情人乌发，而那把传说中可令鬼神夜哭的宝剑，在他手中居然也熨帖如脉脉流水。死在那把剑下，似乎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其他更加柔软、更加飘忽，却让他连想一想都要战栗的可能……

关中气候温和，冬季极少有雪，不过雪一下起来就收不出。眼前这场雪已经连绵半月，远处山峦，近处草野，都已是一片素白，再看不清本来颜色。

姜维不到五更就醒了，洗漱完后出帐一看，只见雪地上火把通明，珠串般一路向陈仓城逶迤而去。他想起诸葛亮昨日的话，疾行几步，果真见他站在辕门附近，正在向魏延交待攻城事宜。

他依然未着甲冑，只在棉袍外多披了一件大氅，站在全身重铠的魏延身旁，尤其显得布衣单薄。然而自从那日见他城下擂鼓之后，姜维已知那看似恂恂儒雅的外表之下，实际蕴藏着怎样刚强迅

猛之力，因而纵有忧思缠绵不尽，却是再也不敢宣之于口。

“丞相。”他上前行礼，照例被诸葛亮托住手肘。低头间见他宽袖下露出一截银甲，才知他在棉袍下贴身穿着轻便细铠。

诸葛亮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不由微微一笑，“刀箭无眼，亮并非毫不自惜之人。”

“那又何故……”姜维话说半截，自己也觉得莫名，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诸葛亮却已经懂他疑惑，连声音中都染了笑意，“聊以惑敌耳。伯约只读《管子》，却从来不读《孙子》么？”

他这话说的轻悦，连带姜维也胸怀一爽，跟着笑道：“维才陋学浅，真不知名士风度也可作伪。”

等诸葛亮将各营任务分派完毕，骑马去的远了，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魏延突然冷冷看了姜维一眼，嗤笑道：“也只有骗骗你这种瓜儿。”

姜维脸上笑容僵住，刚想追问，却见魏延翻身上马，战靴一磕马腹，行了几步，忽又勒住缰绳，远远传来一句，“丞相体弱，不胜甲冑，季汉军中谁人不知？”

他声音本来粗豪，此时隔着疾风朔雪，听来竟有几分沉郁。姜维怔怔看他催马而去，霎时只觉雪浸脚踝，冰寒入骨。

然而时势并不容他多想，转眼天光已亮，汉军人马擐甲，簇拥着巨大的攻城器械向城下而去。姜维受命压阵，统领属下五千中虎

步兵，遥遥缀在魏延的前锋营后。

汉据火德，因而军队皆着玄甲，此时极目望去，仿佛雪地上缓缓漫开的一泓火海，而诸葛亮乘高车前驱，车顶羽盖，身上素氅，便似这火海之上临风剔羽的矢矫白鹤，任脚下火势再盛，依然片羽不染，飒沓高蹈，不仅汉军人人见之心折，就连城头魏兵遥望之下，也不由为他风姿所动，凶猛的反击竟然为之一停。

雪片渐密，落在姜维身上，立刻为他体温所化，顺着铠甲涓涓流下。他一直目也不瞬地望着大纛所在，整个人又是激越，又是焦躁，身下坐骑受他情绪感染，也不住鼻喷白气，在原地不安地踱着碎步。

见到丞相亲自督战，汉军果然愈发奋勇，羽扇指处，箭如雨落，更有士兵肩扛黄泥，借羽箭掩护突至护城沟前，以所携泥土填满冰封沟堑，又将人造土墙越筑越高，眼见便要攀上陈仓城头。魏军胆寒，箭矢、投石、掷梭铺天而至，无奈汉军悍厉，只要有人倒下，立刻就有同袍补上阙处，继续向上攀爬。

姜维看得热血激荡，只道陈仓城破在即，便调转马头指挥身后士兵列阵，准备随时接应魏延的前锋营，自后方一路冲杀进城。正待他要下令之时，身边校尉突然高喊一声，“将军快看！攻进去了！”他自马背上回头望去，果见汉军土墙已经垒至城头，身着玄甲的士兵像小簇火焰般烧进了魏军腹地。

季汉五万大军顿时一片欢腾，姜维此时却已镇定下来，伸手止住麾下士兵的呼喊，刷地抽出佩剑，冷然道：“诸军听我号令，少时

但见令旗——”

他话没说完，只听那校尉又急急叫道：“将军！情势不对！”

他再次回望，全身亦是一凛——前赴后继的汉军登上城头之后，玄甲只是一闪，立时便被魏兵淹没，竟似凭空蒸发了一般！他心思电转，脱口道：“不好！墙内还有埋伏！”

等他接着凝目看去，忽见中军一阵慌乱，一直手执羽扇、指挥自如的诸葛亮突然弯下了腰，竟如被什么力量从中折断一般！他瞬间头皮一炸，冷汗簌簌而落，无奈那身影为高车后舆所挡，更兼落雪如幕，远远的只是望不真切。

姜维目眦欲裂，几乎就要策马上前，却见诸葛亮伏身片刻，居然又极其缓慢、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再次直起身来，手中羽扇左右轻挥，立刻撤下了前方攻城的汉军。他双眼酸痛难忍，恍惚间竟似看到那素白羽扇上隐有血迹，在霜天雪地间有如红梅般刺目锥心。

这时中军令旗又动，随后金声清越而起，鏖战半日之后，汉军终于还是抛下遍地木屑残骸，缓缓收兵退回大营。

姜维勉力收束心神，督促麾下士兵依令而退，进了辕门，毕竟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焦急，来不及系马更衣，径直疾步冲向了中军大帐。

中军帐帘幕大开，他匆匆禀过铃下，一阵风般卷进帐去。帐内烛火高张，炉上精炭哔剥，然而依旧冷如冰窖。姜维狠狠打了个寒战，首先看到的是地上一个铜盆。盆中水色鲜红，边上还搭着几条染血素巾。他胸口一闷，慢慢抬起眼来，目光颤巍巍地落在榻上那

个消瘦的身影上。

诸葛亮双眼微闭，面色惨白，身上盖着厚被，看起来安静而萧索，却并不似重伤之态。他心中陡然松懈，双膝一软，就那么跪在了他的榻前。

铁甲砸地声惊得帐中一静，一旁忙碌的医官和季汉官员愕然回头，尽皆怔怔望着满脸泪水的姜维。这时榻上的诸葛亮却睁开了眼，不顾医官强烈反对，将姜维之外的所有人都请了出去。

不一会儿帐中只剩他们两人，诸葛亮静静望着兀自长跪的姜维，轻声道：“伯约，这是我第二次见你如此。希望这一次，你能说出我一直想听的话。”

炭炉上煎着汤剂，淡淡药草味弥散开来，姜维张了张嘴，舌底不由便是一苦。

诸葛亮说“第二次”。原来他早就知晓自己身份。那一日街亭新败，又逢诸葛乔死讯传至，他心神激荡之下，确实也曾愀然长跪，若不是随后费祎拿出曹真书信……

姜维伏下身去，视线落在榻边那双溅满雪渍泥印的皮履上。他没有问诸葛亮究竟是从何处查知一切，也没有问诸葛亮既然早已尽知，何以竟能容他至今。他胡乱抹去脸上泪滴，几乎是舒了一口气，“累丞相贵体受损，姜维万死难辞其咎。”

诸葛亮伸手轻按眉心，仿佛有些疲倦地道：“这倒怪不得伯约。我没料到城墙之内还有土墙，只道我军攀上城头之后，正当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却叫郝昭趁兵马调动之际放了冷箭。好在贴身穿着

细铠，多少挡了一挡，并未伤到筋骨。”

他说得平淡至极，仿佛叙述他人故事，然而姜维转眼看到一旁被羽箭洞穿的银铠，不免又是冷汗涔涔。那铠甲旁散乱堆放着药膏、银针和染了血的青铜箭镞，镞头尚且连着一小截箭杆，却未曾见到羽箭的其余部分。想是诸葛亮为了不乱军心，居然自己生生折断了箭身，然后再从容指挥汉军退兵回营，没有给郝昭留下任何反攻之机。

“丞相……此皆维之过错。”他额头抵着冰冷地面，声音仿佛也沾了寒霜，丝丝缕缕直凉进胸腔深处，“是维早知丞相有意进军陈仓，数月前传书告知曹真，郝昭这才有了万全之备。”

诸葛亮沉默了。那沉默带着细细锋刃，姜维尚未感到痛意，便先觉有汨汨温热涌出，溶去了心上薄薄的冰封。他仰起头来，坦然迎向诸葛亮审视的目光，第一次不再担心被他洞穿肺腑。

“丞相明鉴，陈仓毕竟孤城一座，我军兵力十倍于敌，若采取蚁附之术昼夜强攻，郝昭纵是不世将才，也难再有回天之力。维愿身先士卒，为大军导夫前路。若能死于陈仓城上，则望丞相念在功过相抵，恕维欺君通敌之罪。若竟侥幸生还……”他顿了顿，视线移向一旁剑架之上的章武，“姜维这颗头颅，依然奉于丞相剑下。”

他这一番话当真披肝沥胆，毫无辩解转圜的余地，而话中隐而未言之意，分明仍是以汉臣自居。诸葛亮自榻上起身，面上也是微微变色。

姜维似乎犹嫌不够，再次拜倒在地，口中又道：“请丞相恩

准。”

他整个上身几乎都贴在了地上，手足面庞皆是冰凉，等了一会儿，突然感到有硬物抵住肩膀，将他微微向上一托。他借力起身，只见诸葛亮侧坐床榻，手中所执，赫然便是章武。

此情此景，竟似二人初见重演，只不过诸葛亮手中章武剑鞘犹在，身上也由锦袍换做了中衣。他看着诸葛亮衣上浅浅血迹，有些茫然地抬头道：“丞相此时便要杀我？”

诸葛亮收回剑，忽地笑了，“伯约此请，亮不能允。”

这一笑恍如云破月明，姜维一时竟有些回不过神来，怔怔问道：“为何？”

诸葛亮重又躺回榻上，拉过被子裹住自己，这才慢慢道：“蚁附之法我岂不知？然而此法虽可克敌，我方损伤也必然惨重。我实不忍为之。”

他并无一语提及姜维方才的剖白，仿佛两人只是在如往常一般谈论军事。姜维心中躁郁莫名，又因自知今日绝难脱身，说话间再无顾忌，略显无礼的言语便脱口而出，“沙场之上，丞相怎可顾及这些？”

诸葛亮还是第一次被他如此顶撞，不由深深望他一眼，沉默片刻，这才将手中章武横在膝上，指着剑上铭文问姜维道：“伯约可知何为‘章武’？”

姜维自然知道章武是季汉年号，但看诸葛亮的神色，分明其中还有深意，于是老实摇头道：“丞相赐教。”

“乐竟为章，止戈为武，”诸葛亮轻轻抚摸剑锋，目光渐渐有些飘忽，“亮和先帝都曾深受战祸之苦，立国之后取号章武，便是寄望能终止天下乱象，重启四海升平之世。”他停了停，嘴角又勾起一抹笑意：“准确来说，这并非我们二人之愿，而是季汉上下共同之念。曹魏势强，已占天时，又据地利，若论兵将、俊彦、物产、粮械，季汉均是远不如彼，亮之所以敢于屡兴义师，据道讨贼，惟赖民心可用，其势不竭。‘万人必死，横行天下’，三军虽有必死之心，我却绝不会置他们于必死之地，这个道理，你可明白？”

姜维心头巨震，一时竟然无言以对。他自幼读经，也曾有过“兴灭国，继绝世”，从而使“天下之民归心”的理想，但是从他记忆起，汉室便是风中之烛，上不能光先祖，下不能照黎庶，烛火处处飘摇，反而烧得神州焦墟。他所以投在曹真麾下，甘愿为他深入汉营，亲手刺杀诸葛亮，除了功名之心以外，也有隐隐将季汉视为祸乱之源的念头。

然而这半年以来，他时时伴在诸葛亮身边，观他为人，见他行事，早已默然心许，知他所求所为，绝非曹魏诸人可比。他如今这番话更是有如金声玉振，光明已极，却又温柔已极，好似他真的可以欣然担起天下之重，而不致使哪怕“一夫”产生最轻微的失望。

“天以丞相为木铎矣！”姜维引了一句《论语》，本是为表敬服之意，不知为何，说完心里却是一痛，连忙补充道：“如若丞相不弃，维愿随侍……”他这时忽才想起自己处境，登时张口结舌，楞了许久，方才自失一笑，喃喃道：“不过丞相自是不会再信我

了……”

诸葛亮见他神情一瞬数变，也不由微觉触动，声音慢慢柔了下来，“若说完全不信……倒也未必。”

姜维霍然抬头，颤声道：“丞相此话当真？”

诸葛亮微微点头，又道，“伯约既然能与曹真通信，我国境内必有其他细作，是也不是？”

姜维听他如此问话，知他已有宽宥之意，当下更无顾虑，从曹真信中玄机讲到南郑酒肆会面，一切细节尽皆交待得清楚明白，中间只是略去了挡剑一节。他一面说一面瞧着诸葛亮神情，见他自始至终并无怒色，这才渐渐放下心来。

诸葛亮听他讲完，突然问道：“除了曹真之外，伯约可有办法取信其他魏将？”

姜维沉吟半响，咬牙道：“可以一试。”

诸葛亮拊手道：“好！我有一计，正须伯约给魏营去一封信。”

他们两人说完，天色已经渐暗，姜维恋恋不舍地出了营帐，只觉胸中冰雪尽消，一派光风霁月。帐外虽然仍有风雪扑面，此时在他看来也直似春风入怀、桃李满肩，只剩下说不尽的安详静谧，温柔缱绻。

他回到自己帐中，立刻濡笔挥墨，按照诸葛亮的意思给曹真写了一封书信。信中尽是陈词滥调，无非晓以厉害，劝其早日投降，

而玄机依旧藏于竹简夹层之中。他伪称汉军后方运输不利，营中粮草仅供三日之需，诸葛亮已经决定退回汉中，随后又附上详细退兵时间与线路，建议曹真亲率大军追击，自己届时可为内应云云。他唯恐曹真起疑，信的末尾还不忘补上一句“将军功成之日，勿忘九卿之诺”，算是做足了逢迎之态。

他搁下笔稍加沉思，随即又写了另一封信，地址却是署了洛阳一家客栈。那是密闻曹下辖的一处联络点，也是赵不疑常年盘桓之所。今日他所以敢答应诸葛亮一试，赌的便是这封信能先于曹真的格杀令送达洛阳，且曹真出征之后府邸守备空虚，赵不疑能够趁隙一举救出母亲。

两份信写完已是二更，姜维长长叹了一口气，盖好封检，依然睡意全无。现在他想到白日情形，还是会惊出一身冷汗。假如郝昭的□□稍微偏离寸许……他突然从榻上弹了起来，拆开第二封信筒，提笔在末尾加了短短一句。

三天之后，汉军依令缓缓而退，沿途留下空营数座，士兵却如沙砾一般散入了两边山岭之中。

诸葛亮亲率中军诱敌，伏兵万余则尽皆交由王平统领。姜维听他调度停当，终于忍不住开口道：“曹真麾下虎豹骑兵俱是万中挑一的精锐，丞相只给王将军万余人马，恐怕……”他微带歉意地看了王平一眼，“恐怕难以相抗。”

诸葛亮羽扇轻摇，从容笑道：“我若骤然减兵太过，魏军必定起

疑，不过伯约无须忧虑，子均手中握有制胜之宝，曹真此次插翅难逃。”

王平憨憨一笑，跟着点头道：“只怕他们来得少，不怕来得多。”他说这话时面膛涨得通红，双眼也似粲然一亮，足见兴奋难抑之情。姜维看得出神，心中突然一动，有种极为不妥的感觉细锥般冒了个尖，又被他忍着痛意强按了下去。

散帐之后，众将鱼贯而出，姜维跟在魏延身后，瞥见他面色铁青，稍一转念，立即快走几步，与他擦肩时故意轻轻一叹，一边还若有似无地扫了他一眼。

魏延生性本自偏狭，此时又逢心情不佳，姜维如此作态，正是踩在了他的痛脚上。他胸中无名火起，从后面一把扯住姜维披风，恶声恶气道：“你小子什么意思？”

姜维回过头去，低声道：“将军恕罪，在下并非有意冒犯，只是心中实在不解，故而一时失态。”他神情中隐有忧色，似乎思虑深重，根本没有意识到魏延的无礼。

魏延面色稍霁，“莫非也是不解丞相之举？”

姜维剑眉微蹙，连连摇头，“在下怎敢质疑丞相决议？只是虎豹骑之威，我曾亲眼所见，确是铁甲蔽日，蹄卷风雷……”他又叹了一声，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淡淡一句，看似不着边际，听在魏延耳里，却是每个字都如鼎油乍沸，激得他一腔怒火再收不住，烈焰猛地自胸腹蹿上舌底，

燃烧着的词句冲口而出，“王子均他何德何能！大字都不识一个的莽夫！射杀曹真那是滔天之功，丞相居然给了他！”

姜维眼中光芒一闪，立即敏感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他面上不动声色，半是劝慰半是不平地道：“不怪将军不忿，在下听闻丞相决议之后，心中也是惊讶不已。”

魏延冷哼道：“丞相偏心王子均何止一天两天！无当飞军那样的精锐部队，再加上元戎连弩之利，给谁不是一样百战百胜？他倒是统领我的先锋营试试！看他有胆子真刀实枪地上阵杀贼么！”

姜维听到“元戎连弩”四字，心头巨震，只觉全身血液都慢慢凉了下來。他脸色惨白，不死心地又追了一句，“元戎虽利，但若士兵操练不熟……”

魏延不耐烦地打断他道：“都练半年了，还有什么不熟的？”他忽地停住，有些狐疑地看了姜维一眼：“怎么？丞相没跟你说过？”

姜维眼底酸涩，随口敷衍几句，茫茫然地回了自己营帐，一时有如魂魄俱失。

半年前，那正是街亭新败前后，费祎为探他口风，讲到诸葛亮派人去了天水。他当时一连数日食不安寝，生怕有什么破绽被他抓住，只是此事随后便没了消息，费祎拿来曹真密信，汉军也就此退回南郑。这半年以来，他还时常暗自庆幸，以为马谡的覆败阴差阳错间让自己逃过一劫，却不想早从那时起就已落入了罗网之中。

他想到了那封没有封泥的信筒，想到了诸葛亮决议出兵后举朝的哗然，想到了自己虽然时刻在他身边，却从未听他提过元戎连

弩。诸葛亮异乎寻常的宽容，自己一直以来行事的顺利，以及今日王平罕见的锋芒毕露，突然全部得到了解释。

他自始至终不过是他指间一枚棋子，无论如何自许纵横捭阖，游刃也只在那早已划定的尺寸之间。密不透风的牛皮营帐此时仿若炙热牢笼，他困兽一般来回转了几圈，终究还是意不能平，忽地伸手一掀门帷，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等到一气奔至中军帐前，姜维其实已经渐渐冷静下来。怒火猛烈燃尽之后，脑中剩了空茫一片，爱或恨都全无依凭，只余无尽倦意沉沉坠着。然而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之时，帐外早有相熟的铃下禀了一句“姜维将军求见。”他阻挡不及，只能浑身僵直地走了进去。

诸葛亮正在收拾案上简牍，见他进来，如往常一般示意他稍坐片刻，自己仍然继续忙着手中事务。过了一会儿，他觉出帐中气氛有异，讶然回头望去，却见姜维依然杵在大帐中央，脸色煞白，从来亮若晨星的双眸也暗了下去，只是木雕泥塑一般怔怔看着自己背影。

诸葛亮面上惊异之色一掠而过，随即眉头便舒展开来。他走到姜维身前，温和对上他的目光，轻声道：“伯约有话问我，不妨直说。”

姜维神色一暗，冷冷扭开面孔，“丞相神机妙算，姜维五体投体。”

诸葛亮苦笑，心中已经明白大半。他一向善于言辞，自诩唇间

伏兵百万，此时搜肠刮肚，却只掏出干涩一句，“我本以为能瞒过伯约。”

姜维不怒反笑，只觉一生之中再未听过如此荒唐言语，那近乎熄灭的灰烬之上又翻出了荧荧灼炎，烫得他喉头热辣一痛，“这么说来，倒是我不识抬举。只是丞相想要擒杀曹真，又何必使出这些手段？难道丞相一声令下，我姜维竟然敢惜此身？”

他话中痛切之意，诸葛亮听得清清楚楚，一时也不由默然无语。其实他从最初知晓姜维身份之后，就已经暗中定下此计，随后种种无非推波助澜。姜维酒肆之中与赵不疑的一番对话，他一个时辰后便已收到了详细记录。姜维的挣扎与取舍，他从开始便洞若观火，因而走到这一步更显得尤为艰难。这半年以来，他对姜维始终另眼相待，到了现在，自己也说不清其中到底几分真心，又有几分是刻意为之。

他思绪起伏，许久才艰难地开口道：“伯约，我并非无情之人。”他指望姜维多少能够明白，自己并非单单将他看做棋子，否则何须如此步步为营，只是为了教他诚心归顺。他虽定下如此计策，意图一举歼灭曹魏雍凉精锐，却终究还是舍不下一个姜伯约。

然而姜维听了这话，仍是一味惨笑道：“丞相怎会无情，无情之人，如何能够算计……”他蓦地住了口，眼前仿佛电光闪过：不对！他怎么知道自己会在此时坦白一切！若是自己不给曹真写那封书信，他岂非白白折损了这许多人马？

这次汉军强攻陈仓，他确实一直感到压力重重，但是心防所以

彻底崩溃，还是因了……他脑中轰地一响，下意识地上前一步，伸手揪住了诸葛亮的衣领，颤声道：“你……你早知我……”

诸葛亮的脸上第一次现出了慌乱之色。他努力向后仰着脖颈，却依然无法避开姜维喷在脸上的灼热呼吸。他们挨得如此之近，近到彼此心跳声都清晰可闻，姜维定定望着他不住轻颤的眼睫，浑身血液仿佛一瞬凝结，只余心脏“咚咚”敲击着肋骨。

他突然觉得嘴唇干得可怕。那股几近喷发的怒火堵在喉间，胸中焦渴似乎也换了况味。他本能地想要放手，却又实在心有不甘，踟蹰不定间，手指不自觉地沿着柔顺蜀锦向下滑去，直到诸葛亮的脸上变了颜色。

他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自己右手正好停在他的腰间，两人此时姿势已是暧昧到了极致。他就势更凑近一分，压低声音道：“丞相既然早知……”诸葛亮微微侧开面孔，他却终究还是说不下去，手上气力寸寸而泄，语气也变得索然起来，“丞相心中，是否万事皆可称量？”

诸葛亮伸手抚平衣上褶皱，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了一步。姜维的萧索是他许久未曾体会过的沉重，有那么一个瞬间，他几乎难以维系表面的平静，怔忡片刻，方才轻声道：“我不能冒险。”

诸葛亮说得泛泛，姜维却听懂了：一夫有死，皆他之罪，重负若此，他自己那颗心倒是轻得无须问了。姜维心底五味陈杂，痛意渐渐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酸楚，漠漠渺渺地在胸中漫了开来。然而他的轻描淡写，于他却是难以逾越的深壑绝崖，他沉默半晌，

终于还是抬起头来，决绝道：“毕竟是我欺瞒丞相在先，丞相反过来以我为饵，我实不敢稍有怨言。只是……”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道：“丞相既已知我心意，姜维斗胆问一句，昔日种种，丞相又有几分真心？”

不过是纵身一跃，姜维几乎是有些畅快地想，便是粉身碎骨，也好过日后夜夜悬心挂胆，寝不安席。

诸葛亮先是一凛，随后便慢慢放松下来。他有千种说辞避开这个直白得近似无礼的提问，然而尚未开口，姜维那双眸子便如剑芒一般逼了上来。他定定望进诸葛亮眼中，又低声补了一句：“丞相秤上，是否也曾放上过自己的感情？”

诸葛亮愣住了。那些冠冕说辞，竟是半句也出不了口。多久了，多久没有人敢这样向他说话，多久没有人问过他的感情，以至于这两个字猛然听来，甚至有些陌生得可怕。他像一个埋首向前的纤夫，早已习惯了荷重而行之苦，习惯了被肩上重负压得再无旁顾之力，此时突然有人将那仿佛已是他身躯一部分的纤绳摘掉，再来问他感觉如何，他竟顿感茫然失措，似乎无法承受这久已荒疏之轻。

姜维自入汉营以来，还从未见过诸葛亮露出这般表情，一时不禁忽喜复忧，似是抓住了什么，又因殷鉴未远，实在不敢纵容自己的妄念。

他们两人相对无语，各自却俱是心绪起伏，最终还是铃下一声清脆呼喊，打破了这泛着诡异的沉默。

“丞相！前方急报！”

诸葛亮悚然一惊，立刻凝了凝神，扬声道：“讲！”

“三十里外发现敌军！”

“敌军从何处来？来了多少兵马？为首主将是谁？”诸葛亮问得极快，却字字清晰镇定，俨然又是那个杀伐决断的季汉丞相了。

帐外斥候缓了一缓，方才有条不紊地答道：“秉丞相，敌军自关中方向而来，看旗号并非陈仓守军，人马总共不下五千，为首主将旗号上书‘镇武将军王’。”

“王双……”姜维喃喃，诸葛亮看了他一眼，慢慢坐回榻上，低声叹道：“天意弄人。”

斥候许久不闻号令，不由惑道：“丞相？”

诸葛亮这才抬起头来，目光已经坚定如初，“传令王平，一切依令而行，务必全歼敌军。”

“是！”

斥候离去后，帐内复又归于平静。姜维眉头紧蹙，有些不安地望着他道：“丞相……”

诸葛亮会意，伸手止住他，“伯约无须解释。”他轻叩案上令符，自嘲地笑了笑，“我设下此局本为射凤，如今看来，只能聊以杀鸡了。”

姜维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忍不住道：“丞相就一点都不怀疑我？”

诸葛亮伸手轻揉眉心，淡淡道：“今日之后，伯约与我同殿为

臣，自当坦承相待，共襄兴复大业，至于前尘种种……”他垂下眼去，似是不愿与他视线相接，“多提无益，反生负累，但愿你也……”

姜维截住了他的话。他一字一顿地说：“我心如箭，不可回转。”

诸葛亮霍然抬头，直直对上姜维灼热目光，一时有如被日光所迷，竟然恍惚得无法移开双眼。他似乎第一次惊觉了姜维的年轻——他才二十七岁，年轻得如此一往无前，年轻得仿佛当年的自己，以为一句誓言便是一生……

他纵肝胆如铁，猛然被这样一支从肺腑里剖出的利箭洞穿胸膛，也不由随之神魂俱颤，许久难以言语。

好在姜维并未等他回答。他略一躬身，随即便步伐轻悦地转身离去。清澈日光自他背后流泻而下，脉脉漫过帐内帷幕、器物、枰榻，最后轻柔停驻在他眼睫之上，仿佛姜维那凝着热望的注视，光明而温暖，历久而不散。

第四章

建兴六年岁末，成都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

姜维在城门前勒马少驻，眼前只见飞雪霭霭，联翩而落，里巷街道尽是一片霜白，极目望去，仿佛万顷同缟，千岩俱白。他紧了紧身上棉袍，忽觉寒意渐生。

这次回成都，诸葛亮没有与他同行。不知是刻意回避，还是朝中确有急务。他虽身在南郑，也能从各种邸报与同僚言谈间觉察出来，对于陈仓之败，朝堂之上已是议论丛生，便是军中律令森严，也能偶尔听到不平之声。季汉就像是眼前的国都一般，枯蔽残梗、陋屋断瓦一直都在，只是隐于白雪厚盈而不显，一旦冰雪消融，积素渐散，不知更将是怎样的疮痍委积，泥泞难行。

姜维想到此处，心中半是愧疚，半是惶然，不由催马加鞭，一路疾行到了丞相府前。

待他系好坐骑，通禀入内，尚未走到正堂，突然斜刺里冲出一个粉团儿似的东西，直直便撞在了他身上。他脚下踉跄，赶紧低头去看，却见那粉团儿是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娃娃，摔倒了也不哭不喊，自己晃晃悠悠地爬起来，滚圆的眼睛往他身上一溜，奶声奶气地问道：“爹爹？”

姜维怔怔“啊”了一声，下意识地蹲下身去，为他拍掉衣上积雪，柔声道：“摔疼了吗？”

那小娃娃还没开口，身后便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唤道“伯约”，姜维蓦地抬头，正见诸葛亮站在面前，脸上笑吟吟的，眉宇间一派和暖。他执手叫了一声“丞相”，诸葛亮却顾不上理他，径直一弯腰把粉团儿抄进怀里，笑着刮了刮他鼻子，佯嗔道：“爹爹都认不得了？叫谁呢？”

小娃娃瞪大眼睛来回看了半晌，忽然欢叫一声，软软搂住他脖子，脆生生地笑道：“爹爹！”诸葛亮在他冻得红扑扑的脸蛋上亲了

一口，这才转过头来对姜维道：“伯约来得好快。”

姜维从未见过诸葛亮这般神态，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脸上莫名一热，讪讪道：“我怕大雪封道，赶不上正旦朝会，所以走得急些。”说完站起身来，指着他怀中娃娃问：“这是丞相公子？”

诸葛亮含笑揉了揉他的头，刚要说话，那娃娃抗议般地挣了挣，扭头看向姜维，一本正经地宣告：“我叫诸葛瞻！”

姜维愣了一愣，好不容易忍住笑意，也像模像样地拱了拱手道：“在下姜维。”

诸葛亮笑得止不住，连连向姜维摇手，“你快别由着阿瞻，他鬼点子最多，等会儿还不知要怎么办呢。”

姜维莞尔，“公子聪慧可爱，丞相该高兴才是。”

诸葛亮苦笑摇头，然而眼中尽是甜蜜之意，又低头逗弄了阿瞻许久，方才将他交给一边等候的仆隶。姜维望着诸葛瞻咿咿呀呀地去远了，仿佛漫不经心般道：“说起来维还从未拜见过夫人。”

诸葛亮沉下眼去，嘴角残留的笑意立时散了，“阿瞻出生后，她身体一直不好，我这里太杂，便给她在城郊另择了一处住地。”他似乎不愿过多谈及家事，略一提后便岔开了话题，“伯约来得巧，我正要问你，八阵之法训练如何？”

姜维听他提到八阵，双眼瞬间亮了起来，年轻的面庞上像是有簇火苗在烧，“丞相！八阵之妙，实在不下孙、吴！此阵练成之日，曹魏无宁日矣！”他笑着从怀中掏出一卷竹简，双手奉给诸葛亮，

“这是近日练兵情况的节略。士兵何处纷乱，何处齐整，令旗何时

略迟，何时过早，以及兵器箱车损毁之数，我都记在上面了。”

诸葛亮接过竹简，驻足细看，不时还向姜维询问一二，见他对答如流，心中十分欢喜，连连颌首称赞，一时谈得入迷，竟是谁都忘了要先进屋去，不知不觉间白雪已经落了满身。姜维不由便伸出手去，想要为他拂去肩上雪花。诸葛亮正在指点阵图一处疏漏，见他动作，下意识地举手一挡，两人手指相触，彼此都是轻轻一颤。

姜维心思微动，理智做出反应之前，手掌已顺着他指尖向上轻拢，再一用力，竟将那只手完全包在了掌中。诸葛亮的手骨节分明而瘦硬，玉石般泛着冰寒，冷冷贴在掌心，却是说不出的熨帖合宜。姜维心神摇荡，感觉到他试图挣脱，只是实在不愿放开，直到诸葛亮略带怒意地喊了一声“伯约”，他才如梦方醒，急忙收回了手，慌乱掩饰道：“丞相手凉成这样，千万别是受了风寒，还是进屋说吧。”似乎自己方才的举动只是出于关切。

诸葛亮脑中也是纷乱一片，顾不上他的补救多么蹩脚，勉强应了一声，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里屋。

姜维匆匆跟上前去，边走边将手掌举起瞧了一眼，仿佛上面已被方才的交握烙下痕迹。这虽然只是他的错觉，但那一刻相契，那新鲜又亲切的触感，却真如雪点一般密密落在了心底，绵绵渺渺，不可断绝。

第二日便是正日，虽然姜维已在成都置下府邸，但各种器物用具一时还来不及备齐，诸葛亮也只好让他继续在相府借住。

大雪不知何时停了，夜色渐深沉，月影筛过疏窗，铺满室光华如水，两人都默契地避开了方才那节不提，一个耐心指点，一个虚心求教，秉烛谈至中宵，尽是生伤休杜，方圆奇正，到最后竟真似真的淡了彼时暗涌，余下的只有无尽安稳静谧。

姜维一连跋涉十数日，身体早已倦极，慢慢放松下来后，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等他醒来，屋外天光熹微，隐隐映见院子里人影来往，想是诸葛亮和其他相府官员已经准备去赴朝会了。他从榻上一弹而起，突然看到身上盖的厚毡，楞了一会儿，笑意直从心里淌了出来，直到换好朝服，走出屋时，嘴角还浅浅弯着一个弧度。

费祎第一个看到他，立刻不怀好意地招了招手：“伯约快来，大家都等着你先喝这第一觞呢。”

姜维目光在众人身上逡巡一遍，脸上也不由换了苦笑。正旦一日的习俗，是要众人先幼及长，依次拜贺，然后再饮椒柏酒。他在家时，总是族中小辈先喝第一觞，不想到了相府，遍观诸人，竟是自己最为年轻。他尴尬地咳了一声，喃喃道：“诸君好勤勉，正日都不在家中过。”

费祎笑嘻嘻地揉了揉他一把，“没法子，大雪成灾，事情太多。你快点，别误了朝会。”他于是只好举起酒觞，依次敬过每个人，到了诸葛亮跟前，两个人都微怔了怔。姜维看着他鬓间白发，冠冕堂皇的贺词都堵在了嗓子眼，最后只挤出来淡淡一句，“丞相，又一年了。”

诸葛亮含笑点头，并没有说什么，只目光与他倏忽交汇，彼此

心意重重，似乎都在这一望中了。

饮过椒柏酒和桃汤，看罢爆竹和燃草，早有仆隶备好车驾卤簿，引他们径直向官中去。

比起曹魏，季汉正旦朝会显得素朴许多。没有华灯火树，不见玉盘珍馐，只歌舞精妙，远胜于彼。姜维出身显贵，歌舞见得多了，此时却仍是看直了眼。平平常常一曲七盘，庭上这些南中舞妓跳起来却是瑰姿万方，舒意自如，动则罗衣当风，长袖交横，静则凝目流睇，媚态横出，那些漆面盘鼓就似她们身体一部分般，周身运转，指顾应声，无不极尽曼妙。

待到曲终舞毕，由诸葛亮而下，群臣依次向刘禅献礼拜贺，尽饮觞中之酒。一轮酒罢，刘禅入内休息，琴瑟复起时，众人已是酒酣耳热，议论风发。只见军祭酒来敏挟着酒觞，摇摇晃晃地走到了费祎跟前，大声道：“有酒怎能无诗？我早听说文伟在东吴三步成诗，才思敏捷，远胜那个曹子建，此时适逢佳节，正当向我等演示一番，以助舞乐之兴，文伟以为然否？”

费祎一口酒呛在喉咙里，咳了好一会儿，才慢腾腾地站起来，苦笑着向他拱手道：“祭酒大人，街谈巷语，哪里便能当了真？”

来敏仰头喝尽觞中酒，醉眼朦胧地环视了一番，见众人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脸上颇有得色，“文伟莫要过谦，老夫都听说了。那滑虏孙权，素来不识礼教，又有意刁难我汉使，文伟入殿参拜时，他自己下来迎接，却令其余众臣埋头饮食，不理不睬，文伟停下大

笑，向前走了三步，顺口便道：‘凤凰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何等机智！哈哈！真是长我季汉志气！”众人听了，轰然而笑，来敏抚着胡须，志得意满，忽又瞥了诸葛亮一眼，酸溜溜地续道：“只是丞相那个侄子，却跟着说什么‘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诸葛子瑜端方君子，竟教出了那么个油嘴滑舌的儿子！”

他喝得飘忽，放言无忌，其他人听了，却不由多品出了些别的意味。本来喧闹的堂上立时静了一静，连带姜维在内，大家都想看看诸葛亮会作何反应。

诸葛亮含笑听着，脸上殊无异色，反而向费祗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可自由应对。费祗无奈，只好讪讪道：“祭酒大人将我与曹子建并论，祗实愧不敢当。此人虽然德行不检，诗文却是当世一流。正旦朝会，他早有珠玉在前，‘悲歌厉响，咀嚼清商，俯视文轩，仰瞻华梁’云云，已然极尽华妙，祗才智浅薄，实在无可增减了。”

来敏哼了一声，不屑道：“蜀中多才子，岂会输给一个曹子建？”

他话音未落，一旁就有人站起身来，高声接话道：“来祭酒说得不错，蜀中多才子，自然不会少了佳篇。周前日所得一篇，微词婉旨，情真意切，堪称千金不易之作。周不敢藏私，特此与诸位共赏。”

此人身量甚高，然而含胸驼背，脸阔鼻方，嘴唇外翻，看上去十分滑稽。姜维想起杨仪曾经向他提过，有新任官员前来拜访诸葛

亮时，因为相貌实在丑陋，他和一众属官都忍不住笑，议者欲治不敬之罪，还是诸葛亮从中周旋，为他们开解说“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才算把这事圆了过去。根据他的描述来看，说话之人定然便是劝学从事谯周了。

只见谯周从袖中拿出一方竹简，一字一顿地念道：“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思还故里间，欲归道无因。”

他念第一句时，众人还都颇有兴致地听着，第二句一出，满座官吏霎时都变了脸色。如果说来敏的言行还可以算作醉后狂悖，谯周这首诗就是明明白白的当庭发难了。什么“但见丘与坟”、“松柏摧为薪”，分明是在指责诸葛亮穷兵黩武，致使季汉民无宁日、国无余资！虽然街亭兵败之后，对于诸葛亮定下的北伐国策，朝中便时有反对之声，但顾及到他的地位威望，多数也只是嘴上发发牢骚，像谯周这样公开进谏，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

姜维稍稍直起身，有些担忧地向诸葛亮的方向看去，只见他脸上已没了笑容，但也不见怒色，只是平静地轻摇羽扇，坦然承担着众人目光。满堂静默，低低的琴瑟声像铁丝般拉扯着凝固的空气，每个人心中都是颤颤巍巍的，不知这一出预料外的大戏将会如何收场。

最后还是费祒先反应过来，放下手中酒觞，清了清嗓子，向谯周笑道：“谯从事，今日好歹是初岁元祚，净说什么丘与坟的，恐怕

不太吉利吧？” 谯周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一转身，又凑到了来敏跟前，“来祭酒不就是想听首诗吗？行，小事一桩，不用三步，我就站在这，您出个题目。”

来敏被谯周这一吓，酒已经醒了大半，浑身冷汗津津，直觉自己捅了个大篓子，此时见到有台阶可下，赶紧颤声道：“好……我说第一句。今……今日良宴会……”

费祎应声道：“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他四下一望，指着堂下乐工续道：“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顿了顿，有些讽刺地瞥了谯周一眼，“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谯周听出诗中嘲弄之意，脸色铁青，费祎轻笑，复又执起案上酒觞，遥遥向诸葛亮一敬，“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话音方落，举座喝彩，来敏连连叹道“后生可畏”，紧张的气氛顿时被冲淡了大半。那些或者心怀鬼胎，或者乐于坐观好戏的臣吏，此时也都有些意兴阑珊，你一言我一语，半真半假地赞扬着费祎的文采急智。

只有谯周兀自梗着脖子站在那里，气得全身都微微颤抖，眼神紧紧黏在了诸葛亮脸上。诸葛亮放下羽扇，站起身来，含笑环顾了一圈，轻声道：“文伟此诗余韵未绝，却戛然而止，实在可惜。亮虽不才，愿此再续两句，聊博诸君一哂。”

他此话一出，刚刚安静一些的朝堂，顿时又轰地沸腾了起来。众人都以为费祎解围过后，以诸葛亮地位之尊贵，定然会借此抽身，避免与谯周正面冲突，没想到他居然会主动回应，还是以续诗

的形式！诸葛亮的表章教令，季汉官员无人不能熟诵，但是诗赋文学之艺，仿佛从来与他绝缘。如今他竟然愿意当场作诗！一瞬喧哗过后，朝堂又迅速静了下来，人人都紧扣唇舌，屏息凝神，脊背挺直，生怕错过了他接下来的每一个字。

诸葛亮看到众人反应，笑意更深，沉吟一刻，缓缓道：“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他忽一扬头，语速加快，“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他回望了谯周一眼，眸光沉沉，“无为守穷贱，坎轲长苦辛。”

满堂静默。每个人都暗暗咀嚼着这看似平平无奇、却又意气纵横的三句诗。费祎长身一礼，喟然叹道：“丞相高意，费祎惭愧。”来敏此时也大为震服，低声喃喃道：“诸葛亮毕竟是诸葛亮。”

诸葛亮毕竟是诸葛亮。他这几句诗，看似续了费祎未尽之意，仿佛展开阐述了“令德”的“高言”，实则字字句句，都是在针对谯周的质疑，坚定重申着北伐的必要，究其词意，无异于又一篇出师战表：第一句指出战机宝贵，稍纵即逝，第二句说明进军战略，即先取陇西，徐图进取，第三句正面回应厌战之论，直言益州疲敝，若然一味退守，只能坐以待毙，意旨清晰明顺，层层递进，众人听了，又是感动，又是震撼，竟然半晌无人做声。谯周默默坐回榻上，垂着眉眼，一时也是再无二话。

三日之后，诸葛亮重回南郑，刘禅收到了他临行前留下的战表，短短七行，竟是一首五言短诗。

春风吹开南郑城门时，捷报也随之一路分花拂柳而来。

陈式领兵攻打武都、阴平，郭淮奉命反击，兵士刚刚扎下营寨，听说诸葛亮亲自引军到了建威，连抵抗的姿态都没做，立刻便干净利落地撤回了雍州。一月之内，两郡皆平。

诸葛亮班师回南郑时，相府官员都到了城门迎候，侍中董允从成都赶来，手中还捧着复诸葛亮丞相之位的诏书。

诸葛亮跪领诏书后，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只听费祎在一旁长舒了一口气，嬉笑道：“以后总算不用叫右将军了。”

诸葛亮眼都没抬，平平回了一句：“你叫过吗？”

费祎哑然，众人皆是一阵暗笑，只有董允恭恭敬敬地拱手道：“恭贺丞相凯旋。”

诸葛亮点头，“休昭远来辛苦。”转眼看到一旁的姜维，招手道：“伯约，你与我共乘一车。”

姜维盯着他手中诏书，略略有些走神，闻语诧异地一抬头，正好撞上诸葛亮含笑的双眼。他旋即垂下眼去，若有所思地坐到了诸葛亮身边。这下连董允也绷不住了，面色诡异地瞥了费祎一眼，眼里全是不加掩饰的笑意。费祎悻悻然地瞪了回去，也跟着翻身上马，遥遥对诸葛亮道：“丞相，今日应当开一开酒禁吧？”

诸葛亮点头应允，“倒是可以尝尝新酒。”

安车行得极慢，道路两旁不时有人向诸葛亮道贺，他一一从容致谢，许久才转头看向姜维，刻意压低声音道：“回城途中，细作截获了一封洛阳送来的书信。”姜维稍一怔忡，只听他又道：“信是给你的。”

姜维轻轻一笑，刚想说什么，就被诸葛亮伸手止住。他淡淡道：“我并未拆开封检。”

更为灿烂的笑意在姜维面上漫开，他几乎是有些孩子气地挑了挑眉，“丞相不妨拆开一看。”

诸葛亮“唔”了一声，真从袖中取出一方竹简，当着姜维的面刮去封泥，拿起简片，上面只有短短两行隶书：

旧事已了，郝昭伏诛。公子保重。不疑拜上。

姜维看罢，全身一下放松下来，几不可闻地叹道：“不疑果不负我。”

诸葛亮双眉轻蹙，疑问道：“郝昭？”

姜维有些尴尬地“咳”了一声，“我让手下死士杀了郝昭。”

诸葛亮沉默了一会儿，并未做出任何评价，手指又点在了“旧事”二字上，“这又是何意？”

姜维低下头去，答非所问道：“维总算不用背负不孝的罪名了。”他知道诸葛亮听得懂。不知为何，他始终不想在他面前过多提到母亲。陈仓之事，虽然确是受制于曹真的威胁，他却不愿以此为借口，在他面前为自己开脱。

诸葛亮稍加沉吟，果真听出了他言下之意。他将信简递还给姜维，温言问道：“可妥当吗？”

姜维点头，“赵不疑跟了我十几年，他既然说‘已了’，那么定是有了万全之策。”

诸葛亮没再追问下去，只是伸手揉了揉眉心，低低道：“苦了你

了。”

姜维笑了笑，略略一挺背脊道：“甘之若饴。”清晨的空气新鲜而湿润，他将竹筒收入囊中，仰头深吸了一口气，一时竟真觉得唇齿生香，清甜无比。

当晚丞相府果然摆下了一场酒宴。席上宾客并不多，除了费祎、宗预、董厥这些相府官员外，还延请了此次战役主将陈式、廖化及成都特使董允等人。姜维坐在下首，眼见众人挨个向诸葛亮道贺，新酒一杯一杯地仰面饮尽，颇有些食不知味的意思。

他素知诸葛亮酒量极好，只是从不轻易饮酒，像今日这般来者不拒，确是极其罕有之事。不仅姜维诧异，费祎也看得眼都直了，悄悄拉住董允衣袖道：“休昭，你带来那圣旨上究竟写了些什么？”

董允白了他一眼，“想什么呢？自然只有念出来的那些。”说完他自己也略一踟蹰，又道：“即使平南归来，也未见丞相这般开怀。何况收复武都、阴平，原本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费祎苦笑，啜了一口樽中酒，含混道：“你在宫中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季汉多么需要这样一场胜利。”酒入胸中，辛辣之气瞬间涌上喉头，他将酒樽往案上一顿，笑道：“真是好酒。”

姜维在一旁听到两人对话，心中一动，当下也站起身来，向上首遥遥举樽道：“维敬丞相一杯。”

诸葛亮眸光沉沉，越过堂上觥筹交错，准确落在他的身上，顿了一顿，轻声道：“我敬伯约。”

两人饮尽樽酒，相视一笑，立即又有人上前恭贺两郡之克，诸葛亮来者不拒，连面色亦是不变，丝毫看不出一分醉意。

只是丞相府酒宴向来节制，酒至微醺，众人襟怀初张，便已到了结束的时候。

仆隶忙着撤酒灭烛，宾客三三两两相携而出，姜维随其他人走到府门前，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停下脚步，转而走向丞相办公的书房，果然远远就望见里面灯火通明。

他走近了些，只见诸葛亮伏案书写的侧影淡淡映在窗纸上，仿佛一幅被月光染成暖色的工笔墨画，说不出的美好，又说不出的单薄。他胸中微微一酸，快走几步，止住正要通报的宿卫，自己轻轻推门而入。

诸葛亮看见姜维，面上并无意外之色，手中毛笔指指坐榻，示意他先坐下，又在书册上写了两个字，这才抬头问道：“伯约有事？”

姜维见他额上细细汗珠，顿时忘了来意，冲口便道：“丞相何必自苦如此？”

诸葛亮搁下笔，有些无奈地笑了，“这却是从哪说起？”

姜维定定神，跪坐在他榻侧，身体半倾过去，望了一眼案上书册，皱眉道：“丞相，昔日杨颉劝您‘为治有区分，上下不可相侵’，您可是专门褒奖了他，怎么如今还要亲理这些掾吏做的碎务？”

诸葛亮合上簿书，神色不变，“他说得有理，我自当褒奖。”

姜维截口道：“褒奖归褒奖，不听归不听，是吗？”他这话说得

蛮横，自己却似毫无意识，诸葛亮叹了口气，还是耐心解释道：“我军北伐，粮草运输至为关键，这些粮册我若不亲眼看一看，心里总是放心不下。”

姜维膝行一步，双手扣住书案边沿，恳切道：“丞相，术业有专攻，若论粮秣之事，府上仓曹掾、属乃至令史、御属，其实都未必不及您明睿。”

诸葛亮垂下目光，用手支着额头，似乎有些不胜疲倦，“我并非认为他们不及我明睿，只是担心他们不够谨慎……不够专注。”

夜色深沉，摇曳烛火将他面容勾勒得尤为柔和，两人呼吸间淡淡酒气蒸腾，仿佛适才宴会的轻悦情绪尚未散去。姜维一时意乱，径直探出身去，抓住他轻支额头的左手，紧紧环握在手心，声音颤抖着问：“丞相可信我么？丞相今日开怀饮酒，可有半分是为了清晨之事？”不等诸葛亮回答，他立即又道：“丞相若不嫌姜维鄙暗，今后无论何事，都请允我分担，我就算拼却一死，也不致令丞相失望。”

他一口气吐尽心中妄念，双颊一时涨得通红，只觉手中如同握了一捧炭火，焦灼热意顺着四肢一路向上焚烧，身躯魂灵全都燃着炙焰，一双清眸却越发亮得好似晨星初辉，热切到仿佛带了一丝悲哀，定定的只是黏在他的唇上。

诸葛亮心中一烫，随即微微一痛，怔了几秒，方才低声道：“抛家弃国，万世骂名，你不后悔？”

姜维眉头舒展开来，也跟着放轻了声音，“有丞相在侧，九死何

悔？”

诸葛亮慢慢抬起头来，终于坦然对上他的目光，略一颌首道：

“季兴之功，你我同期。”

烛光如水，温柔漫过两人相望的眼目。自始至终，诸葛亮都没有抽回被他环握住的左手。

第五章

武都、阴平之役方过不久，季夏一到，诸葛亮就又忙了起来。八阵轮廓已然大成，然而姜维实际操作之时，所用兵卒不过数屯，要想扩展到更大规模，一则南郑校场容纳不下，此外也怕人多口杂，难防无意间被魏军斥候窥去了机要。

诸葛亮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在南郑两侧、汉水之南修筑两座新城，一名汉城，二名乐城，除了练兵布阵之外，也可呈犄角之势拱卫南郑，防备敌军渡水来袭。

两城筑好之日已是深秋，诸葛亮巡察过后极为满意，遂将行营也从南郑移到了定军山脚下的汉城之中。移营之日，姜维跟在一旁，见了城郭形制，不由连连赞道：“丞相，此城凭山依谷，四面阻绝，但有精兵五千把守，敌虽十万亦难破也。”

诸葛亮颌首，马鞭遥指西侧，“伯约看见那边的城池了吗？”姜维极目望去，果然见到山上隐约有城垣角楼，只是草木茂盛，已将小城遮去大半，想是早就废弃不用。

诸葛亮轻轻叹了口气，又道：“那城本是汉时所筑，昔日先帝与曹操争夺汉中，先帝令黄老将军沿山谷而上占据此城，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后来果然大破夏侯渊于山之南围。我国今有汉中，此城有功焉。”

姜维很少听他提及往事，此时见他虽是言语淡淡，目光中却尽是渺远之色，心头不由一梗，于是轻轻磕了磕马腹，催马行至他身侧，笑着打岔道：“维幼时便曾听闻，‘得军山者得汉中，得汉中者得天下’，昔日高祖亦是先有汉中，后平天下，可见此处确是王气所钟。”

诸葛亮一愣，这才收回目光，“此话倒是不错。定军山自东向西，峰峦连绵，山南又有天然圆谷，正是游龙戏珠之势。”他沉吟了一会儿，忽然笑道：“伯约可愿明日随我进山一探？”

姜维闻语一凛，小心翼翼道：“丞相这是邀我上山游赏？”

诸葛亮轻笑，“有何不可？莫非伯约不愿？”

姜维双手抓紧马缰，勉强克制住惊喜之情，干巴巴地答道：“维当然愿意。”说完自己也觉得滑稽，摸了摸马鬃，又补充道：“丞相约我出游，我实在……欣喜至极。”

诸葛亮见他模样，扑地笑了出来，不忍再戏弄他，于是正了正神色，低声嘱咐道：“切记，对外人只说游赏，不要车驾，不带扈从，就我们二人轻骑前去。”

姜维听到“对外人”几字，终于反应过来，知道多半还是为了公务，肩膀一塌，有些低沉地应了声，待他说完整句，神情却又不

由一振，接口问道：“只我们二人？”

诸葛亮笑着睨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利落地转身拍马而去。姜维望着他衣袂飘飘，只觉漫山遍野丹桂飘香，便如那湖蓝衣角般轻轻拂着心尖，一时竟是痒到了骨髓里去。

第二日天还未亮，姜维就已经起身了。洗漱停当，用过早膳，整好行装，又挑了两匹善走山路的良驹，终于等来了施施然的诸葛亮。

他今日只做寻常文士打扮，布衣青袍，葛巾麻履，从不离手的羽扇也搁下了，活脱脱一副踏青游观的模样。反倒是姜维，虽然穿着平民服饰，那满身利刃出鞘般的英锐之气，却是怎么都掩不起来。

诸葛亮打量他几眼，伸手指了指他腰上佩剑，“这个留在府中便是，没必要带在身上。”

姜维低头看向自己佩剑，有些犹豫，“维从来剑不去身，何况丞相千金之子……”他灵光一闪，笑道：“我去向府中侍卫换把铁剑，这样便不用担心暴露身份了。”

诸葛亮点头应允，不多时，姜维换剑回来，两人翻身上马，慢慢地出了城门。朝阳轻绸一般铺满山路，两畔丹桂开如红云，姜维不时侧身去望身畔之人，虽然已经猜到此行目的，还是难以抑制唇边淡淡笑意。

诸葛亮看在眼里，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静静理了会儿思

绪，这才问道：“伯约如此打扮，定是知道我之用意了？”

姜维含笑点头，“还记得那日丞相亲理粮册之后，曾道我军若是倾巢而出，二十日之内粮草便会难以周转。后来我见丞相理政之余画了不少图式，虽然不懂具体功用，但是料想和运粮脱不了关系。”诸葛亮连连颌首，示意他继续说下去，姜维稍加沉吟，续道：“如果我猜的没错，丞相是想要在这定军山中寻一处隐秘之地，专门用来制作这些运粮之具。”

诸葛亮听他说完，不自禁地叹道：“伯约真知我者也。”

姜维还是第一次被他如此夸赞，顿时整个人都有有些醺醺然的，不由探身过去抓住他的马缰，壮着胆子问道：“丞相果真以我为知己？”

诸葛亮不答，突然反手握住他的手，姜维浑身一颤，心头狂跳，正想说什么，突见诸葛亮以手覆唇，示意他不要做声。姜维心思电转，立即觉察出了不妥：此处林木阜茂，却不闻一声鸟鸣，虽然正是日光明媚之时，他竟隐隐觉得寒意丛生，不远处密林幽深，灰暗一片，整个环境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姜维不动声色地挡在了诸葛亮身前，按定腰侧剑柄，低声问道：“有阵法？”

诸葛亮轻轻“嗯”了一声，突然翻身下马，弯腰在地上捻起一撮尘土，凑在鼻子前仔细闻了闻。姜维见状大惊，立即也跃下马背，一把拽住诸葛亮衣袖，将他紧紧护在身后，厉声道：“何处妖人作法！速速出来相见！”

诸葛亮拨开他的胳膊，镇静地向他摇了摇头，手指微微一钩，指向了他身侧佩剑。姜维会意，稍稍向后退了一步，右手依然按在剑柄上，左手则暗暗护住了诸葛亮胸前要害。

诸葛亮与他对视一眼，姜维心领神会，不再开口说话，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了前方木叶微动的柏树丛中。诸葛亮清了清嗓子，朝前方空地一拱手，极为礼貌地开口道：“我等只是偶然路过宝地，绝非有意扰乱道长作法，如有冒犯之处，万望道长宽宥。”

对面密林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树叶簌簌而动，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高声道：“你们不是官府中人？”

诸葛亮应声道：“道长看我们可像官府中人？我们由南郑来此，只是为了游赏军山。”

那声音静了静，突然喊道：“胡说！不是官府中人，他为何配着剑？为何满身尽是血腥之气？”

诸葛亮轻轻一笑，反问道：“如今两国交战，此地又是要冲之地，我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若无习武之人相随，如何便敢孤身前来游玩？”

那声音哼了一哼，“我看你倒是像个世家子弟。但你怎么知道我是在此作法？”

诸葛亮神色不变，冷静答道：“我曾识得你们师君，故而得知。”

这一句话有如白日惊雷，对面树叶摇动之声猛然止住，那声音方寸大乱，颤声道：“师……师君？”

就在这时，诸葛亮低喝一声：“伯约！”不等他话音落下，姜维已如利箭一般扑向前方密林，剑光划然一闪，鲜血四溅，哀声突起，不到一瞬，复又归于寂静。

诸葛亮无声地舒了口气，只觉四周即刻亮了一亮，仿佛有个罩子被这一剑击碎，鸟声、水声、风起之声，突然重又声声入耳。不一会儿，姜维提剑而出，随手摘了一片树叶擦拭剑上血迹，对诸葛亮颌首道：“丞相猜的没错，果然是个米贼。”

诸葛亮走上前去，低头看了看他的装束，“何止，看样子还是个祭酒。”

“米贼不是早已被丞相肃清了吗？怎么此处还有余孽作祟？”五斗米教之事，姜维在南郑时早有耳闻，这次却是第一次见到真的教徒。

诸葛亮伸手拨开他胸前衣襟，冷笑了一声，淡淡道：“这次是我思虑不周，忘了定军山之侧曾有米教祭坛，张鲁便是发迹于此。想来这几日不是张鲁的生辰便是忌辰，此人由曹魏潜入我境，准备在此祭奠张鲁，如果不是方才发现地上混有香灰，我也难以确定他是米教中人。”

姜维闻语不由四下一望，神色忽又警醒起来，“丞相，此人会否还有同党？”

“料想不会。不过我们人少，不宜行险，如今应当先找个隐蔽之处，等到日落再行下山。”

姜维点点头，还剑入鞘，拨开山路两边枝叶，走没多久，果然

见到一处隐蔽的洞穴。姜维找了一块干净地方，伸手扶诸葛亮坐下，一触之下，不由脱口道：“丞相，你手怎么这般冷？”

诸葛亮抽回手，对他安抚地笑笑，“不碍事，大概是方才寒气太重，一时受了凉。”

姜维想都没想，连忙脱下自己的外袍给他披上，一边还切齿道：“该死的米贼，刚才就不该让他死得那么痛快。”

诸葛亮失笑，伸手拢了拢袍子，“还好伯约敏锐，不然今日绝难善了。”

姜维见他依然冷得蹙眉，干脆单膝跪了下来，将他双手都笼在掌中，苦笑着摇头道：“多亏我们今日是微服，丞相又提醒我换了佩剑，不然被他认出身份……”他有些后怕地吸了口气，放低声音，“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会保护丞相周全。”

诸葛亮任由他握着自己双手，没过一会儿，果然身上也慢慢暖了起来。他轻声道：“我信。”两个人目光交汇，心下各自五味陈杂，一时却都是默然无语。

山中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雨滴轻敲木叶，好似琴瑟千弦齐鸣。姜维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眉眼，所有翻涌的沉潜的言辞，柔软的温存的情绪，全化成了春水一潭，滴滴答答，暖意蒸腾，一时竟是心神俱醉，难以自控。

诸葛亮突然有些失措。这般陌生而模糊，默默浮动着重情的暗涌他从未体会过，自然也不知当何以处之。他勉力敛住心神，几乎是匆忙地随口找了个话头，“方才那米贼倒是眼厉，一眼便看出你是

行伍之人。”

姜维轻笑，低头闻了闻自己身上，“丞相不用说得这么委婉，血腥气就是血腥气，杀人多了，自然如此。”他换了个跪姿，将身体更贴近诸葛亮一寸，不无暧昧地道：“但他修为还是不够，竟然说丞相是世家子弟，这话要是被其他人听到……”

诸葛亮抬眼将他淡淡一扫，佯怒道：“伯约是说我没有世家风度？”

姜维难得见他如此神态，心中极为受用，便着意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故作正经道：“丞相脱了朝服，更是风姿特秀，风流无匹，崔季珪、何平叔之辈见到丞相，怕是也要自愧不如了。”

诸葛亮听他说得夸张，哼了一声，挑眉笑道：“你是未见我高卧隆中之时。”

姜维被他这一笑勾得异感顿生，浑身血液猛然上涌，未等理智做出反应，身体就自动欺上前去，一手扣住肩膀，一手握住腰肢，将他轻轻压在了身后山壁之上。

诸葛亮脸色发白，下意识地挣了挣，却反而引得他更凑近一寸，几乎伏在他耳边低低道：“丞相此时便很好了。”诸葛亮怔怔看着他，仿佛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姜维见他面上一派茫然之色，心中更是难耐，犹豫了一刻，心下一横，终于还是吻上了那暗自描摹过无数次的美好双唇。

据说锋利胜过刀剑的唇舌，触感竟是难以想象的柔软。姜维舔了舔唇，仿佛有蜜水顺着齿间径直流进喉中，甜得他从颈后一路酥

到了足尖。诸葛亮震惊地瞪大了眼，刚说了个“你”字，便又被他扣住下巴，再次吻了上去。

这次不再是蜻蜓点水，一触即至。他用舌头撬开了怀中人紧闭的牙齿，辗转深吻，不放过一寸领地，直到他因缺氧而猛力挣扎起来，方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双手。

诸葛亮失去支撑，整个人无力地靠在山壁之上，脸颊染了薄薄晕红，湿润的双唇微微张开，往日从容镇静的宰相风度荡然无存，姜维看在眼里，只觉四周空气都如琴弦柔和一颤，缱绻情思慢慢绕紧了每寸骨髓，全身肌肤都像被火焰炙烤般猛烈热了起来。

没等他沉醉一刻，诸葛亮的神情立刻便沉了下来。他脸上一丝怒气也无，只是平平看着姜维，声音冷得像是结了冰凌，“这便是你想要的？”他说完便站起身来，头也不回道：“下山。”

姜维追了出去，见诸葛亮已解开马绊，连忙疾行两步扯住辔头，低声道：“丞相息怒，姜维一时情不自禁，绝非有意轻薄……”

诸葛亮瞥他一眼，没说什么。两人僵持片刻，姜维深吸了口气，又道：“丞相，你当日许我，我以为……”

诸葛亮拂开他的手，翻身骑上马背，没做任何回应，只是重复道：“下山。”

姜维听他一味闪避，心头也略有不耐，但仍尽量平声静气道：“丞相即便气我，也不至于要以身犯险。方才您自己说过，米贼恐有同党，最好等到日落再下山。”

诸葛亮轻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视线落在一旁密林上，“此处有一

条旧道下山，谅无贼人知晓。”

这叹息轻雾般掠过姜维面庞，他楞了楞，莫名觉得一阵焦躁。诸葛亮的行为太过反常：既然早知有密道下山，为何一开始不说出来，宁愿在山洞中躲避半日？自己行为过火，他若恼怒发作，也是自然之事，但看他神情，为何却又透出一丝怅然？

然而诸葛亮脸上像是蒙了一层薄霜，他纵有千般不解，此时也觉难以出口，只得默不作声地催马跟上。一路依旧是分花拂叶，马踏晚照，气氛却远和白日不同。他郁郁望着诸葛亮背影，对于四周鸟语花香、暮色山景，早已全无赏玩之致。

如此行了一段，还是诸葛亮首先打破尴尬。他轻勒住马，脸上罕见地显出迟疑之色，“今日之事……不可再有。”

姜维催马上前几步，伸手按在他的马鞍上，固执追索着他的目光，“这是丞相的命令？”

“是又如何？”诸葛亮说这话时唇边苦笑，并未逃出姜维的视线。他心虽一沉，但毕竟是青年人的心性，还未来得及仔细思量，急切的回应便冲口而出，“那么恕维不能从命。”

诸葛亮脸上波澜一闪即逝。他不再开口，沉默的气势却像带了锋刃，这是姜维极少见到的，只属于朝堂和战场的诸葛亮。

“丞相……”姜维的手攥紧了马鞍，“为何前后如此不一？是因为……这定军山么？”诸葛亮浑身一震，只听姜维又道：“丞相若不愿说，我便不问了。只是让我就此放手，却是万万不能。”

诸葛亮垂下头去，犹豫了一会儿，忽然伸手覆在姜维掌上，一

根根掰开他紧扣鞍侧的手指。姜维周身如坠冰窖，这次却是一丝力气都再使不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执起自己手掌，默默端详片刻，然后……引向了自己的胸膛。

顺滑的蜀锦水一样流过掌心，隔着并不厚实的衣物，他清晰地感觉到了诸葛亮的心跳，仿佛那颗心脏也在自己的胸膛里跳动一样。他微微一曲指，只觉柔软的酥麻感顺着指尖席卷全身，立时便是一阵口干舌燥。

诸葛亮按住那只不安分的手，第一次坦然迎向他的目光：“你要的东西，并不属于我自己。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姜维反握住他的手，“丞相，在你心中，到底是如何看待姜维？”

姜维的掌中像是蓄了火苗，他被烫得心尖一热，语气不由柔和了下来，“你……很年轻。”

“是。”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才二十七岁。”

“您看起来并不老。”

诸葛亮没理会他，继续说道：“你那么年轻……年轻得就像手中的章武剑，可以斩断面前任何东西。”

姜维的神情中也掺杂了一丝怀恋，“当时……您可曾觉得害怕？”

诸葛亮轻笑着摇头，“不曾。当时我唯一念头便是，一定要将此入收于麾下。”

“维荣幸至极。”

诸葛亮莞尔，“我二十七岁时，也曾像你这般骄傲。”

“但是您遇到了先帝，”姜维轻轻摩挲着他的指节，苦笑道：

“三顾茅庐之事，世上谁人不知？”

“没错……我遇到了主公。”这称呼让姜维敏感地一皱眉，但是诸葛亮沉浸在往昔回忆中，并未注意他的神情，“人人皆以为隆中一席谈，是我为主公规划天下，然而事实是……主公为我展开了一个天下，我一直向往，却从未想过能够真正实现的天下。”

姜维紧了紧手指，像是要将他从那遥远怀想中拽回身边。诸葛亮回过神来，对他展颜一笑，目光仿佛水波闪耀，“我的心早就给了那个天下。我希望……伯约也是。”

姜维没有说话。他的手慢慢滑进他的袖中，握住了那截尤显瘦硬的手腕。诸葛亮手臂一颤，脸上正要变色，却听他道：“丞相，我明白了……”

他指上稍微用力，将两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些，耳语一般低声道：“您心中有我。”没等诸葛亮反驳，他自己便笑了起来，“但是我却远不如您的季汉、天下、以及先帝的托付重要，对吗？”

诸葛亮看他笑得明快，心中略感愕然，但依旧点头道：“我既荷国之重，自然当以公义为先，断无沉溺私情之理。”他话说到这个地步，索性也就不再隐瞒，抬头直视姜维道：“伯约兼资文武，悟性极高，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我百年之后，国事虽可放心托付给公琰、文伟，行伍之间却实无上佳之选。然而……若是趁我此时尚有余

力，将平生所学兵法、战策、统兵之术尽皆传授于你，那么北伐兴汉之业，或许还能后继有人……”

当诸葛亮说到“百年之后”时，姜维的眉头就已经拧了起来，此时听他越说越远，终于忍不住失笑道：“也就是说，丞相虽不能许我所求，却一定要我如您所愿一般，继续担负起这个国家。”

“正是。”

见诸葛亮面不改色，姜维笑意愈深，只道丞相平日待人处事，从来都是心思圆转，面面俱到，此时却不愿拿巧语敷衍他，而是将这般近乎无理的要求直言道出，显然对他确与旁人不同。他眉眼一沉，也跟着正了神色，“我从未想过让丞相置我于季汉之上，也绝对不会有如此奢求，您无须为我舍弃任何东西，但是我……自从叛离父母之国的那日起，就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无法舍弃的。”他俯过身去，在诸葛亮耳边低低道：“我爱您，并不比您爱季汉更浅。”

风声鸟语，仿佛一静。一种难以言喻的涩意，颤颤在诸葛亮胸中涸开。他舌底发苦，却还记得自己的本意，语气也并未因此而稍加缓和，“若单为一人故，纵然此时心意坚定，其心又何能久存？人有生死，情有亲疏，此时你我相知相许，你自可心无旁骛，若是一朝情意散尽，又或是生死相隔，你于国事军务，可还能做到公心为先，不受私情所累？我又如何能放心将季汉交付于你？你须明白，以我们如今所处位置，早已容不得一步行错。”

姜维收回了握住他的手。他抚摩着剑鞘，声音微微颤抖，“当日您也是如此拒绝的先帝？”

便是被章武剑抵住颈项时，诸葛亮也未体会过如此深入骨髓的一凉。他甚至无须去问姜维如何得知旧事。自己这一路反常举止，怎能瞒得过曾经曹魏最精干的细作？他勉力维持着表面的镇静，冷声道：“怎敢妄议先帝！”

姜维仿佛早已料到他的回答，立刻又追问道：“丞相与先帝之间，难道并无私情？”

“我与先帝……有君臣之情，有知己之情，然而绝无……”

“那就好，”还未等诸葛亮找到合适的措词，姜维就抬起头来打断了他的，“我还一直担心……”他有些孩子气地一笑，“不瞒丞相，其实……我最担心便是这个。”

姜维的雀跃之情完全不加掩饰，诸葛亮看了，心底更是五味陈杂，双手一笼马缰，轻催坐骑转向山下，已是个结束对话的姿态。

哪知姜维一见马蹄扬起，便眼疾手快地扯住缰绳，对他的尴尬混若不觉，只是柔声道：“我还有一问。”

“……说。”

“这条旧道，是否……”

“是。”

“何时的事？”

“建安二十四年，先帝在此与曹贼对峙……”

“对峙”二字，实在不足以形容彼时之万险。久不愿回顾的记忆，终于还是在一样的草木香中漫漶开来。

建安二十三年，刘备采纳法正的建议，亲率大军攻打汉中。然

而甫出阳平，迎头便遇曹魏主力。他派陈式绕道马鸣阁，欲断魏军后路，被徐晃轻松击败，自己领军攻打张郃据守的广石，又是损兵折将，屡攻不克。

双方胶着数月，曹操也亲自领军增援，兵锋之盛，蜀中响震。刘备密信回成都，急招诸葛亮至阵前，他轻车简从，越巴山，渡汉水，日夜不歇地赶到军中，刘备见了，他，第一句话不谈战事，不问国政，却是切切只道，“好久不见我的军师。”

诸葛亮一身风尘，匆匆取了斗篷，就要去看案上地图，嘴上还不忘调笑，“主公不是天天都能见到孝直么？”

刘备也跟着笑，眉眼融融，温和地为他拂去肩上雪籽。两人在帐中摆起沙盘木签，将汉中山势水形，曹军兵力布置和战局可能走向分别加以推演，再一一列出应对之法。直到军中更鼓敲了三道，诸葛亮依旧神采奕奕，刘备却推说不胜疲倦，定要收起地图沙盘，让他先在帐中休息一宿。

那一晚诸葛亮睡得极熟，醒来已是天光大亮，只见刘备早在帅案前正襟危坐，对着地图眉头紧锁，眼周一片暗沉的倦意。

他心中微动，又记挂着成都诸事，当下便要辞行回返。刘备也知道其中利害，并不执意挽留，待他收拾好行装，却突然道：“军师再留半日，随我入定军山一探可好？”

诸葛亮何等敏锐，闻听此言，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主公已找到伏兵之处？”

刘备颌首，将地图上的标记指给他看，“趁你还未醒，我派探子

去找了几个世居此地的乡民，据他们说，军山西麓有一座汉代旧城，久已废弃，但是城池规模不小，地势平坦，能容得下一万士兵。通往旧城又有一条可行马的故道，也是早已荒废，到处都是杂草灌木，只有本地的樵夫猎户知晓，如果小心行军，说不定瞒得过山脚的魏兵。”

“若果真如此……则大事谐矣！”诸葛亮兴奋地一敲桌案，顺手就将地图卷入袖中，又匆忙系好佩剑，示意刘备赶紧出发。刘备含笑看他动作，直到两人带着亲卫策马入山，那笑意还是丝毫不减。

彼时尚是初冬，定军山新雪未融，道路湿滑，加上旧道两边灌木丛生，行走尤为不易。饶是诸葛亮考虑周全，事先令士兵准备了刀斧手杖等登山物件，真正到达旧城时，还是已经暮色四合。

城池果如乡民所言，墙垣倾圯，荒草漫生，破败得不成样子。诸葛亮进城看了一圈，回来时眼中却满是欣喜之色。

“主公，这城本就是一座军事要塞，我们拿来屯兵最是适合不过。而且此处地势极佳，两面都是绝崖，又背靠沔水，不愁水源不丰，只要派一支军队据守在此，敌人纵有十万之众，也未必敢轻易来犯。我们却占有地利，以逸待劳，只要时机得当，一举而下，定能全歼山下夏侯渊的守军！一旦夏侯覆败……主公！”诸葛亮说了半天，才发现刘备兀自望着远处暮色山景，眼中满是渺远之色，也不知刚才那番话听进去了几句。

刘备转过头来，眼角眉梢都是笑意，“听着呢，孔明。”

这久违的称呼让诸葛亮一愣，神情也不由温柔下来，“主公想到

了赤壁？”

“赤壁是周郎的，这一战却只属于我和曹操。”刘备走近几步，握住了诸葛亮双臂，“孔明不知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诸葛亮眨眨眼，含笑道：“自建安四年主公受衣带诏以来，正好二十年。”

“哈哈！二十年了！”刘备轻拍他手肘，饶有兴致地问：“那时孔明在何处？”

“建安四年……那时亮在隆中，晴耕雨读，猿鹤为伍，好不自在。”

见诸葛亮笑得戏谑，刘备也忍不住轻哂，“是了，若不是我一意相扰，卧龙先生何用履此凡尘俗世？”

两人此时已是离得极近，呼吸相闻，双目相对，刘备见他眼中神采，唇边笑意，似乎仍是当年初见模样，不由手上发力，将他往怀中拉得更近些，“没有我刘备，你大可继续做你的巢父许由，但是若没有你孔明，我身处这无道乱世，安身立命已是艰难，纵有兴微继绝之念，却又从何谈起！”

诸葛亮不动声色地往后避了避，摇头道：“亮玩笑之语，主公何必当真。得遇明主，不致空老林泉，是亮万幸。”

刘备见状也不再逼迫，放开手爽朗一笑：“孔明说的对，你我间本也无须计较这些。若有朝一日天下大定，四海升平，我便再随你一道去做那闲云野鹤，又有何不可？”

“主公！”诸葛亮闻言一惊，心下慌乱，竟不知他是玩笑还是试

探，只得有些尴尬地回应道：“亮并无此心……”

刘备难得见他失态，颇带玩味地瞥了一眼，转眼又去看那山下暮景，仿佛更不经意般道：“若是我有此心呢？孔明可愿玉成？”

这问题来得突兀，却又似乎正当其时。诸葛亮沉默了一会儿，神情反而平静下来，“治世更须仁君。效范蠡而泛舟江湖，亦非亮所愿，非亮所能。”

“范蠡？！你……”刘备几乎要被他气笑，楞了半晌方摇头道：“你有时当真是无趣之极。”

“亮惭愧。”

诸葛亮说这话时望向山下，唇边一缕苦笑被夕阳浸透，反倒显出几分动人的柔和。刘备静静凝视了一阵，走近与他并肩看那脚下山河，却也不再说些什么。

山下暮云飞渡，层林尽染，正是定军山最美的时候。

定军山秋色依旧，而转眼已是十载岁月……

诸葛亮从旧事中回过神来，看着姜维弓弦般全身紧绷的姿态，自失一笑：“有些话说也无益，何必再徒增尴尬？何事当做，何事不当做，先帝比亮更清楚。”

“是吗？”姜维此时反而平静下来，轻声道：“原来丞相也有恐惧的时候。”

“恐惧？”诸葛亮迅速一抬目光，随即又垂下眼去，“我亦是凡夫俗子，怎能无惧？荷国之重，其重若何……一步行差，便是万劫不复。与常人以为的恰恰相反，我恐惧的东西，实在……”

姜维并未等他说完，便摇头打断道：“非关国事。我是说，丞相竟会恐惧自己的情感。”

诸葛亮对上姜维的目光，嘴唇微动。他几乎要恼怒地反问“是又如何”。那无法称量、无法预料、更加无法掌控的虚无缥缈之物，不管来自他人还是自己，难道不正是世上最令人恐惧的东西？“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道理，姜维熟读兵书，为何竟不明白？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沉默地看着姜维，似乎毫无挂碍地默认了这个说法。

姜维也并未纠缠，反而突然有些惊异地自语道：“难怪赵直说……”

“赵直？你与他见过了？”

“是。”

“他说什么？”

“他说……丞相从不做梦。”见诸葛亮眉尖一挑，姜维自己的语气也犹疑起来，“怪力乱神之语，丞相不信也是自然。但他还说……”

诸葛亮眉头皱的更紧，有些不快地逼问道：“他还说了什么？”

姜维深吸了口气，方才隐隐的猜测在心中逐渐变得清晰。他迎向诸葛亮的目光，坦然道：“赵直还说，维也是无梦之人。他说的没错。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原因，也从未因此而介怀。但是方才丞相提醒了我。我们……本是相同的人。”

“相同？”饶是诸葛亮一向敏锐，此时也被他绕得一头雾水，

“这和你刚才说的事情又有何关系？”

“梦和情感一样……它会暴露太多隐秘，招致不必要的风险。曾经我也以为它们不过是软肋，是破绽，可以控制，可以割舍，我也确实做到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姜维顿了顿，缓慢道：“在遇到丞相之前。”

诸葛亮神色一点点冷了下去。这并非什么新鲜论点，但让姜维说来，却尤显惊心动魄。他轻揉眉心，心中鼎沸，语气却愈发淡漠，“正是。你本是最出色的斥候，深入敌境，处变不惊，若不为私情所惑，当可立下绝世的功勋。”

这样残酷的话语，他说来只如局外人一般，姜维听了却毫不在意。他略带自嘲地笑道：“绝世功勋？那确是我曾经在乎的东西。但丞相若以为我只是一时情迷，不惜叛国投敌，不仅是看低了姜维，也是看低了您自己。”

这些话他反复斟酌许久，此时一气说开，心底更是毫无犹疑，“我敬慕丞相人品，更向往您所说的‘章武’之世。这一年所见，季汉朝政清明，君臣谐睦，百姓安堵，处处胜于曹魏。维虽生于彼，仕于彼，此时复兴汉室之念，却也绝非作伪。至于您所说的私情……于公于私，追随丞相都是维本心。吾心匪石，又岂可转也？”他再次执起诸葛亮的手，将那冰冷指尖寸寸卷进掌心握住，“但求丞相不要推开我。”

听他说到“千古骂名”四字，诸葛亮终于忍不住心底一软。姜维出身世家，父亲又是殁于国事，自然从小便以曹魏为正朔。他孤

身入蜀，若真能功成而退，回到洛阳前途岂可限量？如今却是抛家弃国，自断归路，日后纵是功业盖世，也免不了后人贰臣之讥。便是此时在季汉朝内，非议责难之声亦是从未停息。以姜维的骄傲自矜，受此折辱无异于酷刑加身，却从未听他出言抱怨，说起来总是九死不悔……然而九死何易，忍辱何难？

诸葛亮自认也是顽固之人，面对姜维这般一念之执，却也生出了无措之感。除了接受或者拒绝，他竟找不出其间的折衷之道。

他默然良久，终是轻轻一叹，将手指从姜维掌中抽出，避开他质询的目光，低声道：“莫在此处……”

姜维眨了眨眼，似乎还有些不可置信，却见诸葛亮已经调转马头，冷冷道：“先做正事。”

他心头狂跳，知道诸葛亮毕竟不惯这些，如此退让已近乎默许，欣喜间策马上前，却还是忍不住脱口道：“旧事已矣，丞相放心。维不是先帝，绝不会就此放手。”

诸葛亮的背影一僵，轻斥一声“得寸进尺”就不再理他。姜维强压住笑意，跟上与他并辔而行。下山路上，两人相处已自在许多。沿途经过一处山坳，平坦开阔，四周苍柏环绕，诸葛亮细细看过，赞赏不已，决意将制作运粮器械“木牛”的工坊设在此地。姜维虽熟知粮秣之事，对器械机巧却一窍不通，此时听诸葛亮神采飞扬地讲着木牛头几寸、舌几分、日行几里、载重几何，不免一面咋舌一面喃喃道：“古人云‘大器无方’，诚不我欺也。”

诸葛亮见他神情茫然，这才打住话头，摇头苦笑道：“不得已罢

了。蜀道险峻，转运艰难，若不如此，伯约可有佳法？”

姜维知道他这是有意考较自己，略一思索，便老实答道：“确无更好的方法。昔日孙武困粮于敌，于我则太过行险，若久攻城池不克，难免自陷绝境。长平之战秦国曾赐民以爵，发动平民携粮自赴前线，然蜀道艰险，此法更是无从谈起。曹公所用屯田之法倒是可行，却也须等到我军立足更稳之时。以现下情形而论，丞相所制木牛若是成功，当能解我军燃眉之急。”

诸葛亮听他说的细致，颌首道：“伯约说的亮都想过。季汉贫弱，兵力已不如人，又困于地势所限，每攻中原必要长途跋涉，以步军迎战曹魏骑兵。若不用些奇技淫巧，胜机更是渺茫难寻。”

姜维一愣，“丞相说笑了，这怎是‘奇技淫巧’？先是元戎连弩，现下又有木牛。古人谓蜀道为天堑，在丞相眼里却也不过一道关隘……人力之极，竟至于斯，姜维惶恐。”

诸葛亮含笑瞥他一眼，“方才还咄咄逼人，这会儿却惶恐起来了。”

姜维脸一热，嗫嚅道：“丞相取笑我……可是不生气了？”

诸葛亮轻哼一声，避而不答，又问他八阵操练如何。

两人这般絮絮而谈，并辔缓行，一路暮色温柔，草木熔金，而山路蜿蜒，仿佛永无尽头。

第六章

“这里，你自己看，两个脚孔明显大小不一，左边的插入后杠后还多出一截空隙，怎么可能行的稳当？这一批牛身是谁负责的？”

被姜维利剑般的目光逼视着，小吏抖抖索索地抹了把汗，赶紧低头去看牛腹底部的铭文，“回将军，是中作部秦深大人监造的。”

“好，你让他……”姜维话还没说完，就见小吏刷地一下直起身子，冲着前方喊道：“丞相！”

姜维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见诸葛亮正大步从营外走来，素衣葛巾，风尘仆仆。他摆手示意他们免礼，径直俯下身去，伸手比了比面前木牛的前足，抬眼问姜维：“怎么？行不稳当？”

姜维摩挲着木牛背脊，神情中颇为自信，“是，但丞相无须担心。这一批木牛造了二十个，也只有这一个前行不稳。方才维已检查过，是牛身处有一个脚孔多凿了一分，其他部分均无问题，应当只是工匠的失误。”

“可有试过载重？”

“最多可承米三斛。”

诸葛亮略一颌首，眉间忧色稍解，“看来此法可行，只是载重还稍嫌不足，须再斟酌牛身构造。”

“是。”姜维瞥了一眼一旁的小吏，又向诸葛亮走近几步，方才面上的严厉一扫而空，声音中都透着笑意，“丞相是何时回的汉中？”

“今日刚到。路上收到伯约的信，算算新一批木牛也该做成

了，便想着亲自来看看。几个月不见，此处运转倒是愈见严整了。”

此时距他们同游定军山已过去半年。诸葛亮筹建好制作木牛的工坊不久，便接到朝中急件，道孙权在建业称帝，令他速回成都商议对策。他走的匆忙，一时也不便从作部抽调官员，便让姜维暂时负责工坊运作。姜维对器械机巧虽一窍不通，拿出治军的劲头来督工，每日里汉城、定军两处奔波，却也将这个山坳中的微型工坊打理得井井有条。

诸葛亮在成都一留数月，虽与姜维书信不断，事无巨细均一一过目，毕竟还是担心他经验尚浅，行事难免有所阙漏。是以方到汉中，一刻也耽搁不住，便带着成都随行而来的工匠上了定军山。如今亲自查验过一遍，眼见工坊运作有序，又听姜维事事对答如流，他心中松懈下来，才觉旅途劳累涌上四肢百骸，在久违的草木清香中蒸腾出一片熏然倦意。

姜维牵来马匹，随他下山回南郑，两人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政事军务，直到进了丞相府邸，四下再无旁人，姜维才长舒出一口气来，拦住诸葛亮的去路，“丞相先去歇着吧，有事明日做不迟。”

诸葛亮失笑，伸手去推他胳膊，却半点也推不开去，只得佯作恼怒地挑眉道：“方才还道你数月历练，长进不少，这会儿却又不识体统了。”

姜维如今再不会被这些话唬住，身形一点不让，只语气略软了些，“看丞相神色，明明已经倦极，何苦还要硬撑着议事？让诸位

大人见了，若以为国中有事，岂非动摇军心？”

诸葛亮眨了眨眼，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他这番说辞，愣神间被姜维连推带拉地送进卧房，也确实疲倦至极，便依他所言，干脆熄灯歇息了。

诸葛亮这一觉睡得难得安稳，醒来后窗外竟已晨光熹微。他叫人端来清水，一边净脸一边顺口问道：“姜维呢？”话说出口，自己都是悚然一惊，好在仆役并未察觉，仍是恭敬答道：“秉丞相，姜将军已在正厅等候多时。”

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将陌生的情绪强压下去，径直走向了正厅。尚未走到厅前，就听见几声琴弦铮鸣，待到转过影壁，果然看见姜维换了一身银白软铠，正弯着腰饶有兴致地拨弄着面前一架七弦琴。

“伯约也喜操琴？”

姜维直起身来，见他走近，整张面孔都舒展开了，“这是您从成都带回来的？”

“姑且算是吧。伯约看这琴如何？”

姜维一手慢抚琴项，一手轻巧地拨了拨琴弦，只听清越几声，如金铁相击，碎珠落地。他侧耳细听琴声余韵，神情颇有些踌躇，

“这琴似非桐木所制，琴弦也不似桑蚕之丝。丞相恕维眼拙，实在看不出是蜀中哪位名匠的创制。”

诸葛亮莞尔，眼中难得地闪过一丝狡黠之色，“倒也算不得什么名匠。”

“是吗？可是维观此琴，琴面平整，触手温滑，岳不容指，弦刚而韧，绝非凡品，必是出自名匠之手。”他这么说着，突然抬头看见诸葛亮神色，有些愕然地停住了，“难道……这琴是丞相自己做的？”

诸葛亮笑而不答，屈指叩了叩琴箱，“当日蒲元遍访蜀中山川，欲寻生铁铸刀，曾途径峨眉，遇大风雪，听山风穿林打叶，竟如千军万马呼啸而过。他以此为制琴良材，又知我素好此道，便令人斫砍了一段树身送回成都。所以这琴确非桐木所斫，而是用的峨眉山阳云杉之木。”

姜维听得有些呆，半晌又问：“那这琴弦？”

“蜀中多拓树，以此树嫩叶饲蚕，再取蚕丝，晴日胶煮，明堂晾晒，丝细而韧，犹胜桑蚕。”

姜维出身世家，虽自幼喜武，于琴瑟一道也多少有所涉猎，入朝为官后多结交高门贵戚，宴席之上更是见过不少传世名琴。但似诸葛亮这般取杉木制琴、用拓叶养蚕取丝的，却还从来闻所未闻。他将那琴又翻来覆去地看了一番，见其方首阔肩，形制古朴，凤翅以下却收尾流畅，缀徽、上弦均极为精确，挑不出一丝粗糙之处，又听其发声干净透亮，空弦铿锵，响而不溢，余音绵远，长而不绝，更是爱不释手，心悦诚服道：“枚乘昔日论制琴，言取龙门之桐，野茧之丝，以发天下至悲之声。丞相此琴却用雪山之木，晴明之弦，弦动而有金戈之音，还要胜过古人一筹，也更合于今日季汉之势。”

诸葛亮听了神色数变，终是不得不拊掌感叹：“伯约果为知音者也。有你一言，此琴不枉。”他从姜维手上接过琴，随手一拨琴弦，轻笑道：“古人以琴齐淫僻，去邪欲，为修身理性之器，未免也太小看此物。悲歌慷慨，动人意气，战歌激越，奋人勇烈，如何便不是琴之所胜？”

“哈哈！丞相说得透彻！”他凑上前去，双眸晶亮，“维当厚颜请丞相试弹一曲，方不负此知音之名。”

诸葛亮斜睨他一眼，并不回答，指腹却缓缓滑过琴弦，几个音节弹跃而出。

姜维知他这是答应了，忙正色坐好，凝神细看。只见诸葛亮略一沉吟，左手按弦，右手猛地一揉，铮鸣之声倏忽而起。琴声起先尚缓，似战马扬蹄，踏空而来，不一会儿便渐急而密，如千军沓至，战云急卷。姜维胸中激荡，深吸一口气，突然长身而起，抽出一旁剑架上装饰用的铜剑，几步跃至堂下空地，向诸葛亮扬声道：“丞相既奏《霍将军歌》，维当舞剑以合之！”

诸葛亮含笑望他一眼，略一颌首，手底仍丝毫不停。姜维起手挽了个剑花，整个人随琴曲一旋，身如行云，翩翩轻举，剑锋却直如雷电般划然劈下，未及触地，又腰身轻拧，脚步微错，手腕一提一转，剑光划空，满堂皆是为之一亮。

堂下空地不过数十丈见方，姜维却腾跃自如，长剑纵横，仿佛真的在凌空蹈虚，踏曲而飞。诸葛亮为那剑光所迷，一时心神摇荡，琴曲也不由愈转激越，急弦扫过处，战鼓声、金戈声、马蹄声

如有形质，黑压压一片遮天蔽日而来。而这天风海雨般翻涌不息的杀伐之音中，姜维那白衣白甲的身影却如一星飞渡，始终光华不息，荧然耀目。

慢慢地，琴声缓了下来，云垂海立，而杀意渐退，清音低徊。铁骑奔驰过的原野上，似乎又有草长莺飞，流水淙淙。姜维顺势收住身形，屈指一弹剑锋，曼声吟道：“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无央兮。”话音方落，便听诸葛亮轻声续道：“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

姜维仰天大笑，抹了一把面上的汗，目光灼灼地坐回到诸葛亮身边。诸葛亮最后按了按琴弦，止住那犹自未绝的余音，转过头去看姜维，却被他犹自热气蒸腾的眸子烫得一颤。

他收回目光，低头望着琴身上竹影摇曳，似是极不经意地带出一句：“亮究竟是何处……让伯约如此倾心？”

姜维犹自沉浸在方才的剑舞中，被他这毫无征兆的问题砸地一愣，嘴巴张了又闭，半晌才丧气般地反问道：“维总不是……第一个这般爱慕丞相的人吧？”

诸葛亮犹豫了一瞬，摇头道：“不是，但……”

但他从未对那些人的想法产生过兴趣。姜维咂摸着这话里的意思，全身筋骨都软了一软，好半会儿才定下神来，将面孔凑上前去截住他的目光，“丞相太聪明了，凡事都想求个明白。可是这种事情，哪来那么多缘由？”

诸葛亮并不回避他的注视，语气却也毫无动摇：“毕竟太过惊世

骇俗，有违伦常。蜀中这许多温婉女子，难道便无一人能入伯约青眼”

姜维几乎要被他气笑，索性一挺背，躺倒在了石板地上，也跟着半是戏谑般道：“谨守人伦、娶妻生子，这又有何难？只是丞相可舍得么？”

诸葛亮瞥他一眼，仍是不为所动，“也无所谓舍得与否。我只当伯约是知己至交——”

听他又要绕回那些大道理上去，姜维连忙截住他话头，认输道：“是维失言。不如丞相就当姜维欲学那霍将军，匈奴未灭，无以为家，可否？待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日，再来治维这有违伦常之罪吧。”

诸葛亮苦笑摇头，还欲再说什么，却被姜维凑近耳旁，低声道：“方才的《霍将军歌》，丞相是不是少念了一句？维才疏学浅，还请丞相勿要相欺。”然后姜维目瞪口呆地发现，自己那从来淡定自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季汉丞相，耳根竟慢慢地红了起来。

长评

—

浅论如何推倒霸王龙

-----评优秀已完结纪实小说《实践证明：我党领导人 20 年年龄差

是正确的，符合历史潮流的》

为了给这篇追了 1 年多的优秀维亮文写一个有真情实感的评论，刚才我又花了 1 个多小时把全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依然是化史料为激情澎湃，化言情为工整端方，风云诡变之中有惺惺相惜，暗潮汹涌之处有人情冷暖，回味再三佳句犹在耳边的难得佳作。看了这几年风行同人圈的平胸弱智白莲花，弱柳拂风林妹妹之后，能看到如此厚重的考据，机智的权谋，人物形象立体，主线故事清晰，情感铺开合理的冷 CP 文，实在是感动了很久的。

一、为什么要推倒霸王龙。

这篇文的一个很大的亮点是某相的形象塑造脱离了以往常见的同人文，用大量基于史料但是跳出传统认知框架的设定让人物跃然纸上，不单薄、不侧面，不崩塌。

第一，美貌度。子衿同学没有正面重点描述某相的外貌特征，常见的关键词是凤眼、笑容和鹤氅，关掉文档，我依然能在脑中回忆起某相用一双凤眼带着笑意看着甜姜的温柔关注，一身宽大鹤氅迎风而立的挺拔潇洒，所谓名士风流并不是涂脂抹粉的惺惺作态，更不是欲拒还迎的美眸流转，是饱经风霜依然傲然天地的俊逸无匹，是荷国之重依然挥斥方遒的镇定自若，这样的人司马只是远远的在战场对面看了一眼便感慨万千，甜姜日日在某相身边随时左右，怎么可能不敬不爱？我想，甜姜在万里桥上那段看似轻薄的话语，实在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吧。

第二，政治家。其实历史同人文其实是最好写也是最难写的，说好写，历史的走向是定的，主要故事情节是定的，大体的人物性格也

是约定俗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用不同的文风把三国演义复述一遍加上各种男女情爱的所谓同人；说难写，也正是基于好写的基础上，大家都知道故事的结局了，那要如何吸引人呢？很难。子衿的这篇就在正史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对大家都脑补过但是从不曾在文中见过的情节精彩演绎，让某相的形象光芒万丈。??

首先是提桴鼓会军门这一情节，某相从来不是白莲花，他有智谋、善权谋、揽人心，兴灭国继绝世却能做到万人必死却从不轻易置一夫于死地，这样的人惜死却从不避死，顾虑重重却又一往无前，他一定是温柔又坚强，温暖又决绝，以往我们总能在某相 MV 看到 94 三国某相挥旗驾车冲锋陷阵的片段，而此处苦战陈仓某相亲临战阵，不是四轮车里自信的轻挥羽扇，是擂军鼓的豪气刚毅，更是一军主帅的风采无匹，这才是历史上出将入相的武侯啊，此情此景，章武剑所指之处，何人不争先，何人会惧死，如此让人热血沸腾的文字真是让人激动不已。

然后是古诗十九首这一情节，此处设计完整，配角形象也很出彩，特别是小费，虽然出场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如果说提桴鼓这一节展现的是某相对外的刚毅无畏，那么此处则是对内的排除万难，那几句古诗虽然平淡朴实，但细细品味，正是切合了某相务实求实脚踏实地的为人处事的风骨，他很难，对上的猜疑对下的置疑，但他从不退缩从不动摇，哪怕脚下是万丈悬崖，他依然傲然自若，他天生就该是这个样子，注定会留名青史，注定会万人景仰。

这样俊逸出尘却又温暖人心、智慧无双却又脚踏实地、八面玲珑

却又傲霜迎风的霸王龙如何让人不惜？如何让人不敬？如何让人不爱？此文的某相的形象有温柔但不柔弱，有艰险却不苦情，他不是祸国殃民苏妲己，他也不是人民公仆焦裕禄，他只是诸葛亮，那个乱世里独一无二的诸葛亮。

二、推倒霸王龙的历史案例探究。

这篇明线是维亮的故事，不过暗线还能隐隐看到其他暗恋或者明恋。这基本可以归因于霸王龙魅力过大，杀伤力强悍，波及围观群众太多，算是群众喜勇的表现之一吧。

第一，最明显的暗线：玄亮。首先是本文的开端章武剑架在某相的颈项上，然后是章武剑总出现某相的营帐中且在触手可及之处，再然后是某相将未出鞘的章武剑点在甜姜的肩头，这柄剑是上一代知己的见证，却也是下一代相知的助力，这柄剑削铁如泥寒光凛凛，但在某相手里却又温柔似水波光粼粼。某相回忆里定军山上关于功成身退的玩笑话想必是苦涩而甜蜜的，有这样一个人相信他、爱惜他，为他展开了整个天下任他描绘，和他一起把两个人的理想变成全天下人的理想，那样胸怀天下的人只在他的面前婉转的试探，他们是知己，有些事情并不需要说破，我想，先帝赐给某相章武剑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明白的，他们之间永远横着天下，却又共同拥有天下，只是多年以后，某相夜深人静轻轻擦拭章武剑的时候，可曾有那么一丝丝的后悔？这条暗线双方各自守着底线，相知到了最后，无果但却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

第二，悄悄路过的暗线：延亮。首先我要说本文很多配角塑造也

很出色，比如之前提到过的小费，还有此处要说的反骨。反骨每次出场基本都是和甜姜掐架，语气里总是不屑和鄙视，但说到丞相却又透着不自觉的关心。一方面他很狭隘觉得自己得不到丞相的重用，另一方面他又嫉妒甜姜短时间封侯拜将自由出入中军大帐，这篇的反骨是个粗人，他未必懂得相知相爱这些，他的表达都很直接，他看不起王平，看不起甜姜，他特立独行风风火火，某相要用他却也不重用他，这条暗线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无果。

其实这篇的玄亮写的很淡但很有想象的空间，我一直在想某相看到年轻自己 20 岁的甜姜和先帝看到年轻自己 20 岁的某相是否会有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一样的 27 岁，一样的 20 岁差距，他们也许都看到了年轻的自己，以往的种种，以后的种种，某相心理可曾有过异样的波澜？他们都那么骄傲，一个骄傲的择主，骄傲的挥斥方遒，甚至某种程度上骄傲的拒绝了先帝，另一个骄傲的择师，骄傲的抛下一切，甚至可以说骄傲的拒绝了某相的拒绝，谁更骄傲，谁更坚持？一个是十几年来在身后默默的支持和守望，所谓的知遇之恩，另一个是几年在身前热切的追求和守护，所谓的师徒之情，某相你可曾真的将自己的情感放在秤上衡量，甜姜说的这句话，某相真的一点触动都没有么？20 年的轮回啊，真是个魔咒。

三、如何推倒霸王龙。

上面已经讨论了霸王龙有多么值得推倒，又是如何难推倒，并附加以往失败的案例，以下要讨论的是本文中的主角甜姜同学如何一步步实现推倒霸王龙的艰难历程。

第一，风起陇西卧底路线。亲王的小说可以说开启了三国类小说新世界的大门，但是由于布局、陈述、历史等要求太高，至今还没有看到优秀的类似的作品。子衿这篇虽然不是以此为主，但可以说是很好的尝试。不同于演绎的招降过程，此处甜姜是带着目的而来，和某相之间有智斗、有欺骗，甚至还有苦肉计，一个苦苦挣扎渐行渐远，一个心知肚明将计就计，不同于常见的一见钟情奋不顾身随行左右最后继承遗志身死蜀官，这篇有悬念，有起伏，情节推动合理，情感发展有基础，这是真正乱世之中发展起来的感情，是真实的真切的，绝不是儿女情长的绵软无力，有男儿热血的立场碰撞，也有互相欣赏的相知相惜，也许只是并肩而立俯瞰天下便是永久。

第二，情感铺设循序渐进。可以说本篇的开篇很抓人，这样的相遇，章武剑的两端的凝视，甜姜事后都不知道自己为何就弃剑拜倒在某相的脚下，而某相一句好骄傲的姜伯约，就像是宿命注定的那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本文对甜姜人物形象的塑造的全面性是要稍弱于对某相的塑造的，但是甜姜的情感发展路线确是比较明显的，相遇之后便是相伴左右，然则双方依然是各有所想，互相算计着却又一步步开诚布公，愈发的了解便愈发的爱慕，甜姜的热切表现的越来越明显，而某相那句若贵国人人皆如姜伯约，孤当食不安寝矣，真真是爱护到了极致，同时也是张扬到了极致，这样的回应甜姜如何能不刻骨铭心？而某相中箭的那幕场景，我想便是甜姜彻底沦陷的开始吧，那个年代有很多人和某相一起为了理想奋斗，有很多人为了某相奋不顾身，有很多人追随某相不知身死，但唯有姜伯约，他为了某相叛国离家，他

为了某相抛下过去的一切，承受了身前身后的千古骂名，只为了那六年的相知相守便付出了一生的坚持和孤独。也许是季兴之功，你我同期这样的约定太过动人，身亡的那一刻他脑中是否会浮现万里桥信步闲游的那份惬意，是否会浮现定军山策马同行的那份坚持？乐竟为章，止戈为武，他们共同的理想终将传承下去。

四、真正推倒霸王龙。

本文尚未完结，目前来看底线把握的很好，并没有特地为了某些情节而去写，即使情感戏也没有出现人物性格崩塌的情况，但是作为难得一见的维亮还是 HE 的设定，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扑倒未果这样的情景一定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只是如何合理的推倒如此强大的、美丽的、胸怀天下的、心中太多牵挂的霸王龙实在是难度巨大的工程，我期待着看到两情相悦灵肉交融比肩而立的温暖场面。

二

默默等了一年，一年前看到这篇文的时候只觉得赞不绝口，一年之后看到突然百感交集，尤其是定军山这一节之后甜姜的剖白，真正震撼人心。

甜姜是个一往无前的人，他前半生昏昏漠漠，终于在 27 岁遇到丞相这一年看见了心中的光明，丞相就是他的光明，无论丞相的心愿，责任，使命，也都是他的光明，从他遇见丞相的时刻起，他过去所为之努力的，为了证明自己的那些浮世功名便都成了过眼烟云，用一句

文艺点的话来说，他过往二十七年里受过的磨难，忍过的折辱，跋涉过的勾心斗角，世态炎凉，就是为了让他在下一刻遇见那个令他弃剑而拜的人。而他往后的人生里，唯一让他值得去做的，让他能够证明自己的生命曾经存在过的事情，就是用尽他生命中的一切，才华，人脉，身体和灵魂去燃烧，竭尽所有的光和热去回应那颗最耀眼又最柔和的灵魂。丞相经历了太多世事辛酸，天意难违，甜姜的爱是什么呢，他渴望自己成为那个世上唯一不会背弃丞相期望的人，无论是能力还是态度，他希望自己的竭尽全力可以承载得起丞相那太过轻柔又太过沉重的托付——所以在陈仓的剧情里，甜姜的惭愧才会那么沉重，正因为他的心明明是想要担起这份期望，现实却令他不由自主地背弃了它，这令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疼痛。直到那时他才问清他自己的心，并且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抛弃那些已经不再重要的功名。

前面有姑娘说甜姜塑造不若丞相，这点是不敢苟同的。甜姜虽有君子之过，为后生之姿，他的心却昭如日月，正如他的情感一样丝毫不加修饰，丞相的光辉昭盛，甜姜亦毫不逊色，他们各有骄傲，各有风骨，凛然而立，如山岳相峙，并入青云，光风霁月，我想这正是作者姑娘的目的，因为唯有平等的姿态，才能与丞相相知相爱。

这个故事以甜姜的视角处处去看丞相之美，对丞相极尽修饰烘托，但另一方面，也有一条很清晰的线索以同样的手法写出了甜姜：仰慕丞相的人那么多，甚至先帝同样，却唯有一个伯约直接地问出了那句话，不是因为他才华出众或是什么，而是因为他的勇敢和无畏。因为他的情感与骄傲都那样明亮，才不惧怕被丞相的光辉掩蔽，因为他无

论求得求不得都拿得起放得下，不会扭扭捏捏，不会难以释怀，因为纵使丞相拒绝了，伯约的心也依然不会改，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生的光明，他刚毅果决，在短短的时间内便能问清自己的心舍弃过往的一切去守护它，丞相拒绝与否，与他何干——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正是他们的写照。这篇文里的伯约是唯一一个可以与丞相平等对话的人，纵使他们是师徒的身份，学识上见识上薪火相传，可以为丞相舍弃许多东西的人有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像伯约这样，对他所舍弃的一切丝毫不放在心上——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得到丞相的回应，而是因为比起丞相本人，那一切早已连尘埃也算不上了，没有人能比甜姜更爱丞相。

某种程度上，对于甜姜而言，爱慕不过是他的感情的某种表现方式，是他冀求却不强求的美好存在。其实他这个窍开得非常快，非常非常快，与其说他是在过去压抑感情的人，不如说就是他从未遇见过值得他付出这感情的人，所以在遇见丞相之后才能像雨后春笋一样疯长。相比之下丞相完全是另一种人，他的感情极为丰富，却被刻意压抑至他甚至以为自己忘掉了感情，但就算他可以这样骗过自己，事实也不可能被骗过，所以面对长公子之死，面对马谡的时候他才会有那样的表现，他心中对每一个人的温柔和善良正是他为之追逐“章武之世”的本源。丞相是善良的，也是坚毅的，这两者并不矛盾，他对每一个人心怀仁慈，但这不妨碍他为了实现他渴望每个人都好的愿望时，有所取舍，有所放弃，所以他才能在情感上怀有宽容，在义理上斩钉截铁，如果可以，他也不希望放弃什么，但到了不得不有所舍弃之时，

他也不会犹豫。

其实“季汉”这个存在，就是对大同之世那个理想的具象化，其实我一直觉得对甜姜来说，他可能未必像丞相那样对每个人都心怀仁善，但他愿意守护丞相的仁善，愿意为他挡下现实的苍凉和苦楚，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天生的互补和相吸。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甜姜虽然在丞相面前一般都是低调谦恭的，但每每表达感情的时候都掌握着主动权，他就是个天生的情圣啊……然而历经人情世故老辣圆融的丞相在展露感情的时候反而显得特别生涩稚嫩，被带着走的节奏（我觉得长此以往下去被推倒不是难事）。丞相他确实万事皆善，唯有一点，太过战战兢兢，他会惧怕自己的情感说明他还觉得自己放不下，所以才拿不起，纵然甜姜在他面前事事不如他，但唯有这一点是丞相做不到而甜姜做得到的，而能够带着丞相面对自己的人只可能是把这面镜子敲碎的甜姜。我觉得，当丞相真正接受甜姜的时候，他俩就会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在那一刻终于“胜却人间无数”，无论任何一个角度，都得到了他们人格上的完满和升华。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感叹的点，有一个人曾经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的一生，可能命运会赐给你一个为你执灯照亮前路的人，也有可能没有，这是要看上天的决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跟着那个执灯者走下去，一生都被他照亮，受他影响。】先帝是丞相的执灯者，而丞相是甜姜的执灯者，能遇到这样一个人，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啊！当年被照亮的丞相，现在照亮人的丞相，无形之中，短短几句，这就是一个人生的长度和分量。他们之间会相互照亮相互扶持

的，而“执灯者”的羁绊正贯穿其中，是这情感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为什么今天能说出这么多，原因无他，因为上述的东西基本上是三次元中也遇见了的……所以再次看到这篇文，才会生出这样多的感慨。最后捂脸，这里的甜姜真的很霸气，敢想敢做，该出手时就出手，看上了什么就直接开口，不答应就想尽办法软磨硬泡 233333

三

简说一下二刷感想，lzgn 受我一拜（扑通）

最新一节的甜姜比起之前真是攻气场大开，删掉那些小心翼翼的波段之后完全学会如何用无赖应付丞相了 23333333

丞相对伯约的感情感到好奇着实让我觉得有意思。我觉得他过去对于倾慕者的感情并不关注，很大程度可能和其纯度有关。身外之物太多，即使倾慕，也难舍个人的野心，身家，功成名就，自我骄矜。上天给了甜姜这样一个抛弃一切的机会来让他证明自己的此心不渝，到底是要多眷顾他喂（bushi

明月当空照啊，掺杂了太多爱恨的情感，太容易被人的执念左右，只有最纯粹的才有资格成为世间最美的宝物，这一人此情无价，比之无价的章武之世又何能以价论轻重，人心若以数字论轻重，才真是轻视人心。甜姜之所以让丞相感到好奇，无非就是把这种全新的观感带给他了吧。

这样一份不掺杂质的信仰一样的感情，可以让甜姜身负骂名而不

以为耻，让他从价值最卑贱的背叛者之中刷出一颗无价的灵魂，感情与天下未必相互冲突，摸下巴，倒不如说，本来就是重叠的，伯约虽只一个人，但就因为只是纯粹的一个人，才值得丞相作为最纯粹的“人”的方法去回应，不把丞相当神的也只有伯约一个。怎么说呢，“既然生作一个人，就可以理直气壮用人的活法活着”，丞相为自己订下的“欲望原罪论”也是伯约第一个撕毁。

人的价值和心的价值不可称量。丞相的心包藏万物，但若是连伯约这样纯粹的心意都承接不住的话，那他也得重新审视自己，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挑战，对伯约来说，同样需要忍耐，克制，淬除杂质。怎样面对压抑的和过火的欲望和执念是必须处理的课题。

我看丞相拿甜姜的无赖是真挺没办法（好现象啊！），无赖应该说是附加产品和心意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变化么 23333，话又说回来，如果生命，相处模式没有变化，那人生才真是无趣。丞相长期固守蜀中，习惯了一种方式，这时候就要有一枚甜姜给他刷开新世界的大门，变化也是在验证人生的不变，若他为国为民的心意真的坚如磐石，那一枚甜姜对他来说也不是需要上赶着防备的，若是防备，也只能说明事实上这颗心还没有海纳百川到可以溶解自身的一切恶念和贪婪，自知不量力，才先一步抗拒。这反而是丞相不是神的明证，如果一个人无念无求，又何必恐惧，并不怕人有欲望，怕的是难以控制欲望。

一段淬洗自身的关系，从孤立的灵魂到心与心无畏的交融，需要几经生死极限，博弈和背叛的考验，痛苦帮助他们磨去多余的杂质，到最后光风霁月，才对得起“章武之世”这样大的境界嘛。